



程端明公洛水集序



道始於太極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
傳之文武周公洙泗聖人群三千
之士講益明說益備由是而後學
者不過服而習之安而行之而已

而近世學者乃輒不然思入妄境
行入舛途不流於老莊之苦空則
歸於篇章之吟詠紛紛籍籍淆亂
日甚今秘是集猶有不能盡去者
亦或有補於世教之萬一觀者其
審之洛水遺民自序

程端明公洛水集目錄

辭命

理宗即位大赦文

諭經筵講讀官詔

倉部郎官潘樞除大理少卿詔

諭監司守令恤刑詔

大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穆制

故崇政殿說書程頤孫源授籍田令制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大師追封信國公詔

卷一

奏疏

擬上殿劄子

乙亥輪對劄子三

丙子輪對劄子二
初開講筵劄子

甲申上殿劄子二

卷二

奏疏

輪對劄子五
代上殿劄子四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乞宣付史館劄子

繳進耕織圖劄子
辭免秘書丞兼權右司

辭免除起居舍人
辭免兼侍讀二

辭免除刑部尚書二

辭免陞修國史實錄院修撰

辭免除翰林學士

卷三

奏疏

戊子乞祠劄子二
再乞祠劄子二

戊子內引劄子二

辭免除敷文閣學士與宮觀

辭免知贛州

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宮觀

再辭免知福州
乞休致劄子二

表箋

賀明堂大禮告成表
天基節賀皇太后表

賀皇帝表
賀元正節表

慰皇帝表

浙西謝表

讀高宗皇帝寶訓徹章繳進經筵官詩表

謝曆日表

謝除吏部侍郎表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表

謝除禮部尚書表

建寧府到任謝表

謝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表

代賀太皇后還南內牋

代賀皇帝表

代賀皇后牋

代賀平蜀表

代母舅黃寺丞處州謝表

代浙東提刑謝表

代岳州到任謝表

代總領到任謝表

卷四

議 附進故事

御名議

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議廟號

祧廟議

明堂中辛議

邊幣議

進故事

卷五

策問

癸未知貢舉

詩賦場

癸未知貢舉

經義場

丙戌知貢舉

詩賦場

丙戌知貢舉

經義場

試閣職二

試上舍

禦戎

學校

監司郡守

任相

卷六

策問

六經疑難

理財

弭盜救荒

江淮形勢

歷代文章

士風吏治國用民力

人才

史

講義

易三篇

卷七

講義

尚書序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卷八

記

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記

檢正都司重建直廬

行在重建進奏院記

淮東提舉司門樓記

行在重建都督府記

賜名清湘書院記

富春道院記

札溪書院記

富春驛記

卷九

記

徽州貢院記

休寧縣修學記

休寧縣修獄繕學記

休寧先達續題名記

休寧縣重建大成殿記

富春縣學記

昌化縣學門記

翰苑續題名記

建康府教授續題名記

旌德縣主簿壁記

江東提舉司湖山樓記

陸氏懷菴記

靜勝樓記

城南廂官題名壁記

卷十

記

於潛縣重建縣衙記

湘潭縣新建堂宇記

御史星記

西湖禊事記

遊金華三洞記

遊龍井記

世忠廟碑記

代作三賢堂記

沈御史生祠記

徽州謝守生祠記

新城折納秋苗記

開化張氏義後田記

休寧縣減折帛軍布錢記

卷十一

記

徽州平糶倉記

富陽縣創建豐本倉記

吉水縣創建居養院記

武寧橋記

昌化吳安阡記

梅山浚河接山記

富昨寺記

齊祈寺釋迦大殿記

重建方興寺記

歙縣黃坑院記

饒州明教禪寺重建應真閣記

淨慈山重建報恩光孝禪寺記

臨安府五大觀音勝相記

靜江府英烈廟碑記

卷十二

序

胡魯川中庸大學序

四明高氏春秋解序

定遠寨戰守紀實序

李文昌箋表集序

金陵校官錄序

新安續志序

吳安撫竹洲集序

汪叔耕方壺集序

金蘭錄序

柴史君德政詩集序

鄱陽董仲光詩集序

張丞宣詩集序

吳基仲詩集序

呂主簿詩序

董宏父詩序

曹少監詩序

趙史君詩集序

新集玉堂詩序

張氏手試方序

送王狀元歸天台序

送章景韓序

送李童子序

送吳進士序

送方生序

送吳進士晞之序

相者張仲思覓序

卷十三

題跋

跋同年楊貳卿其先寺丞誌銘後

跋故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忠愍程公誌銘

跋林府君誌銘

跋東坡莊引

跋趙承宣拱督府檄

跋楊文公真墨

跋山谷兄弟山礬梅花圖

跋王魯公北使口宣詞藁

跋孟東野集

跋梁衡山德政碑

跋丘氏家則

跋胡氏教忠集後

跋僧知雲草書南嶽草菴歌

跋趙史君詩集後

書歐陽脩撰誥後

書李統制大父武義公死節事後

書俞侍郎錦野亭詩後

書六世祖析牘後

書桃源居士汪公詩後

書紹興正論後

書故友趙君善湜詞塲投卷後

書兩朝忠義錄後

書李林甫傳後

書富春斷案集後

書建安葉洪封事後

書岳王家所藏高宗御札錄後

書和靖尹先生焯奏疏後

書本草圖經後

書東陽呂進士友志攻媿齋記後

書朱文公與沙隨先生書後

書犁春謝耕道所藏朱晦菴夜嘆長篇後

書陳忠肅公尊堯書後

書金萃義後冊後

書崔尚書尺牘後

書唐人絕句編後

書張子西銘解義後

書山谷帖後

書四家禮範後

書皇朝文鑑後

書王國瑞料院所刊遺教經

書大呂申公試卷後

書熙寧六房分書後

卷十四

墓誌

董知縣墓誌銘

黃君茂齡墓誌銘

許郎中墓誌銘

呂君尹之墓誌銘

黃運幹墓誌銘

吳靜翁墓誌銘

鄭君墓誌銘

嚴陵徐仲和墓誌銘

程用之墓誌銘

姚饒州墓誌銘

王宗卿母夫人袁氏墓誌銘

靜勝居士承務郎致仕詹君墓誌銘

黃通判墓誌銘
發撰程農鄉墓誌銘

承務郎致仕韓公墓誌銘

陳府君并夫人何氏墓誌銘

吳范二姊墓誌銘

卷十五

行狀

母舅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黃公行狀

朱惠州行狀

卷十六

祭文 哀辭

祭景獻太子

祭袁侍郎

祭朱用之

祭程樞密

祭葉水心

祭表弟黃運屬

祭姊夫范噐之

祭汪給事

祭王秘閣

祭俞侍郎

祭王衡州

祭汪大鄉

祭李端明

祭汪侍郎

祭黃尚書

代祭嗣秀王

代祭潘夫人

代路祭

祭叔父

夫人哀辭

第六二奉議哀辭

若水哀辭

若魯哀辭

曹監酒哀辭

天台二張居士哀辭

王少卿哀辭

汪子心哀辭

卷十七

書

上執政二

上陳舍人

上監司

代上執政

代上監司

尺牘

雷祭酒

李大諫

趙知縣

胡連翁

與莊漕

潘通判

林知縣

卷十八

尺牘

趙尚書

黃侍郎

雷知院

余知縣

李尚書

浙東憲

唐秘書

回周帥

回宋總領

李提舉

李大諫

趙廷評

回崔侍郎二

徐進士

荅僧三

葉尚書

程大鄉

李侍郎

趙徽州

高校書

張知縣

袁郎中

回范教授

荅祈進士脩

回李寔公

葉賢良寘

回金判院

卷十九

啓

賀江東運使

賀丘告院

賀丘樞密

賀鄒給事

賀趙徽州

賀正

賀商侍郎

謝丘樞密

謝雷祭酒

謝李尚書二

謝范中書

謝除宗簿

謝除編修

謝執政

謝丞相

卷二十

啓

壬申冬至

癸酉正旦

交代朱寺正

回交代

回請舉士人

回龔撫幹

回冬至

回程知縣

回魏少監

回岳運使

回陳制帥

回趙鎮江

回癸未前三名

回丙戌前三名

代求陞陟

代與馬帥

代上倉使

代賀蘇提刑

代回林大鄉

代上淮西總領

代上李提刑

代上宣撫

代賀錢丞相

代上執政

代上李安撫

代謝舉陞陟

卷二十一

致語

建康鹿鳴宴

建康春教

聖節

王母

前筵勾曲

醉蓬萊

後筵勾曲

茶詞西江月

湯詞鷓鴣天

祝版

靈湖王廟禱晴

消蝗

祈晴

謝雨

祈雪

諸廟祈雨

謁先聖

充國公

鄒國公

社

后土氏

稷

后稷氏

諸廟

洪清之遷葬其祖尚書

青詞

保安

乙亥天慶三省消蝗

鹽官禱海

祈退

疏

祈雨

治平寺消蝗

治平寺祈雪

寺觀祈晴

瑞慶節開啓

功德

滿散

上梁文

雲溪上梁

玉樞上梁

萬卷堂上梁

勸農文

壬申富陽勸農

橋疏

汪復求東甲橋疏

贈范甥可起

卷二十二

說

史說

穎濱古史論
三聖授受

孟子說

二亭說

汪秀才求墨說

先君六孫名義說

諸孫名義說

范氏四甥名義說

銘

鎮淮飲虹二橋銘

延益齋銘

棣華堂銘

程格之頤堂銘

滕縣尉切齋銘

月硯銘

贊

有寓陋質者輒自贊之

王直閣寫真贊

郊祀天光贊

賦

壬申歲南郊大禮慶成賦

仙露溢金盤賦壽皇子

金華仙伯賦壽喬平章

秋水賦壽李尚書

四明洞天賦壽何中丞

釣臺賦

卷二十三

擬古詩

壽皇子

孤南有星
鄭沆瀝

神龜負圖

古詩五言

三月十八鎖試童子侍其行卷蕭然無事成二

十韻謾呈同省

勉子姪

揭富陽孝子門

送夏明叔歸建寧

送常世卿歸嘉興

讀史有感

仲冬望日登四顧坡

哭吳范二姊

輓朱侍郎

輓致政呂通議

古詩七言

高宗皇帝寶訓終篇錫賚進詩

徐秘閣儒榮堂

代上楊誠齋

辛亥冬交石阻風三日

登紫微崖

太上虛皇庭經句法四篇壽趙帥

郊臺信筆

玉堂畫值有懷萬松

汲井溉田民亦勞止以相之

贈毒菴

伐千秋巨木梁梅堂

奉送季清赴山東幕府

新舊句

子時歌

律詩五言

郊祀慶成詩五首有序

書富陽普照院二首

丁亥閏五月十日自真聖道坊車中記事

紅藥當堦翻校官試

夜登釣石

憲聖慈烈皇后輓詩二首

光宗皇帝輓詩

光宗皇后輓詩

寧宗皇帝輓詩

輓程給事

輓汪給事

輓范端明

輓吳郎中

輓程樞密

輓宜人趙氏

輓徐提舉

輓蔡祭酒

輓曹監丞 二首

輓錢塘蔡令君

輓王柳州

輓楊提舉

律詩七言

五十六字庸以告未知野夫者

慶元丁巳十月奉親如臨安宿西菩寺表弟吳

克仁俱焉 二首 用朱經畧韻

用丘樞密韻

桂生堂

和費樞密登下忠貞公墓

流觴西湖用范左史韻

雪

卷二十四

絕句五言

小憇許由亭

喬松

歲暮

三月三日度白際

戊子正旦賀壽慈宮 二首

粥罷

絕句七言

冰

井將軍廟

晚發富池

昭明太子宮

陳時栢

夜雨

築徑

觀史有感

別金陵官舍雙栢

復朱教授

送李侍郎安撫浙東

直廬閒賦

雪霽玉堂曉眺

兩炬並花

修玉牒官閣子坐屏甚古詰吏亦不知曷始數

語紀之

早入

直廬多暇新綠鬱然信筆二絕

江山道中瀑布

梔花

朱生論天

為釣臺作

擁爐

中秋無月

春帖

程掌書二首

孟夏廿一東作秩然

五鼓夢中作覺而成之二首

閏九十四

送松煤十九與葉秀才

出南郊清甚

輓太府丞知徽州韓公

魯國夫人薤露歌

樂府

水調歌頭

昏發烏江觀五湖陰月正午舟中作

又

壬子五月二十三日瀛山玉泉雨忽大作連賦水調二章一書于壁一懷以歸

又登其露寺多景

又自壽

六州歌頭送辛稼軒

滿江紅龔榘幹示

又登石頭城歸已月生

八聲甘州別陳總帥

步虛詞壽張門司

沁園春壽王運使

又壽李通判

又謝劉小山頌寄所作

又庚午三月望日賦椿堂牡丹

又有感讀史記

錦堂春留春

壺中天壽丘樞密

燭影搖紅元宵

謁金門用趙帳幹韻

永龍吟壽李尚書

喜遷鶯別陳新恩

又壽李文呂

又壽薛尚書

又壽薛樞密

柳梢青壽薛尚書

又和齊仙留春

醉江月丙子自壽

賀新郎壽李端明

寶鼎現壽李端明

念奴嬌憶先廬春山之勝

又初見海棠花

傾盃丁亥自壽

醉蓬萊壽王司直

又丙申自壽

西江月壬辰自壽

又癸巳自壽

滿庭芳雪登前嶺自己酉江右雪行彌月四十七年無此樂也今再見之

又戊戌上元喜霽昉開桃洞

又戊戌自壽

減字木蘭花

卷二十五

附錄

制 詔 狀

敷文閣學士程秘轉正議大夫制

敷文閣學士程秘轉正奉大夫制

賜程秘辭免端明殿學士恩命不允詔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贈特進少師程公行狀

卷二十六

附錄

誌 傳 記 啓 序 祝 帖 述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少師程公

墓誌

孤子若愚

縣志傳

篁墩程敏政

郡志傳

杏庭洪焱祖

一統志傳

文達公李賢

休寧縣脩學記

秋崖方岳

休寧縣端明程公祠記

縣尹趙師岩

休寧縣鄉賢祠記

宮保周洪謨

賀程內翰冬啓

誠齋楊萬里

賀程內翰知郡啓

西山真德秀

贈梅亭刻洛水集序

雪樓程文海

內翰祠規序

族孫節

內翰祠祝文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首

辭命

理宗即位大赦文

天生烝民而立君所以任父母撫綏之責父有天下而
傳子所以綿祖宗統系之基祗仰先皇自承丕緒不以
大寶爲樂惟以萬方爲憂懷保小民欽畏上帝消斥姦
佞登崇俊良勤不倦於宵衣儉至形於澣服坐臻感格
聿底康平二氣叶調羣生茂豫中原雲附故境日歸允
惟中興之功浸復太平之觀乃以焦勞之久遂愆節適
之宜忍聞憑几之言方切號弓之痛顧令眇薄獲纘休
明仰奉母儀俯臨海寓正皇皇如灼之際加兢兢載惕

之思然創劇摧心尚曠萬機之務而政先及物豈稽四海之恩可大赦天下

諭經筵講讀官詔

朕初纂丕圖亟奉慈訓旣御經幄日親羣儒深念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心啓迪毋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即令學士院明諭朕意

倉部郎官潘樞除大理少卿詔

朕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每於躬行之際尤所致謹比覽倉部郎官潘樞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大理少卿以示嘉獎

諭監司守令恤刑詔

昔成王立政之初於庶獄庶謹曲盡其敬忠厚積累罔圖空虛治道所由昌也朕踐祚以來舉廉戒貪興能拔滯亦欲郡縣聞風政平訟理也而懦者汨於吏奸莫卹人命強者輒持巧心析律貳端久繫株連遂易瘦死其或叨憤自豐庶威奪貨五過之疵是非舛紊蔑棄中興民寃莫伸哀矜之意微剝斂之風著豈朕爲民父母之意哉繼自今監司守令各思天牧之重躬務審克無僭亂辭勿格詔而弗遵勿任情而自肆深培根本共守中和庶幾羣吏視儀罔敢弗率儻猶翫狎習爲蔽欺貪殘淹番莫之糾刺上負朝廷之委任下辜斯民之宅生則

國有憲章罰加失職非予一人敢私

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節制

昔在高皇中興炎祚如呂丞相寔著於勤王如岳凱
王烈尤高於衛國蓋禦戎復辟一爲社稷之臣而秉
握樞咸受腹心之寄夫既稽功之無間豈容論德之
殊頃焉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允穆同一辭而作
垂萬世以爲公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
郡開國公贈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賦河朔之雄
姿熟左氏之兵法遁兀术於中宵之急拔劉豫於一鼓
之餘西京之地既還河南之境宣以復惟其張馬步蔣山
竹馘之繫故能定業於江南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
謀豈復遺虜於今日雖以忠而許國屢形於天語之褒
嘉柰畏敵而急和深沮於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於莫
保天下迨今以爲寃朕獲纘丕圖敢忘宿憤方將壯薄
海之義氣可不伸當日之忠魂爰易嘉稱用彰實美鄙
姦夫之遺臭不崇朝而肉寒偉烈士之英風將千秋而
髮豎果孰得而孰失抑可勸而可懲今有名孫久司兵
餼得非忠義之報足驗天人之符噫遺廟峩峩雖或游
神於古鄂英靈凜凜豈能忘意於中原

故崇政殿說書程願孫源授籍田令制

勅故崇政殿說書贈直龍圖閣謚正程願四世孫修職
郎程源爵祿朝廷之名器固能砥礪於一時賢者風俗

之樞機實可作興於百世激勸有道今昔所同睠惟爾
祖之賢一出濂溪之正盡心知性無非根本於大原啓
鑰抽緘用以開明於後學求其嗣裔得爾端良隆然受
道之資甚矣典刑之舊錫之命秩擢寘班聯庶幾風動
於聽聞無或顛冥於邪僻克邁先訓尤殫乃心可依前
修職郎特授行籍田令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
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
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一

奏疏

擬上殿劄子

臣仰惟陛下天縱之資根于至仁故君臨海宇二十
二年雖變故迭興而訖底康定天佑人助不可誣也獨
比年以來災異不一方春生夏長之時萬物焦以枯向
也旱虜今及吾邊春旣苦旱夏必傷潦不唯此爾有道
之世五星循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迺去歲之秋月食
望矣日食朔矣而又金星見晝鎮星失行太陰躔高木
星度下類非細變也可不震惕如禍在朝夕哉臣願

陛下剛健輝光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
壽國脉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聽言行諫以作士氣一政
令之設施必曰其事果合於天否乎一人才之黜陟必
曰其人果當於天否乎天心何自知之當人心則合天
心矣內而坤極外而大臣相與警戒相爲輔拂益進其
所已爲交脩其所未逮蓋轉移其象銷弭其災非大有
以飭厲之未見其可也漢陳蕃有言昔春秋之末周德
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青者天所棄也今天於漢眷眷
無已故殷勤示變冀以感悟然則今茲災異雖可懼也
猶可幸也豈非上天之心所以祐國家者尚至望 陛
下者尚深乎祐之而無以荅其意望之而無以慰其心
臣則懼之雖然因象而知警不難也無象而不忘爲難
耳人之常情遇變則懼不見則忘來雨則憂旣雨則忽
殊不知天之垂象已示不再災祥未應其象故在元魏
之時熒惑見而忽亡崔浩謂入秦必矣後八十餘日熒
惑果出東井間一歲秦果當之先正司馬光特著之通
鑑以垂萬世則是應之遲疾雖不可計而象不虛示未
有無其應者也惟 陛下勿以爲不見勿以爲旣往而
遽忘之則天下幸甚

乙亥輪對劄子

恭惟 陛下天臨海宇二十二年玉食弗御惟服澣衣
每以天下爲憂未嘗以位爲樂故含齒群生同心愛戴

而變故相仍旋即消弭豈非天之所佑人之所歸皆
陛下憂勤一念之力邪而 陛下之憂曾不解於聖心
者臣竊窺 陛下之心上憂 祖宗付託之重內憂天
下之未治外憂殘虜之未殄也然以臣觀之則以爲未
易徒憂者治內治外臣請次第陳之治內之道多矣蠲
蔡京等橫歛之賦以洗百年之痛詳縣令之試以培太
平之基嚴司理錄參之授以重生民之命展任子三年
之期以寬吏部之闕此治內之凡也而其要必先於清
中書之務治外之道多矣創軍號集新軍以杜姦人覘
伺之心削歲幣正名稱以爲他日強虜之慮選王人核
邊備以防倉卒之虞禁腴剝明功籍以伸士卒之氣此
治外之凡也而其要必先於重閫外之權昔諸葛亮卷
卷於蜀主曰董允等志慮忠純宮中之事悉以咨之將
軍向寵曉暢軍事營中之事悉以咨之親賢臣先漢所
以興也親小人後漢所以亡也三代而下享國長久無
若漢唐然所以亡天下者有四而戎狄不與焉宦者甫
息而外戚繼興女禍相仍而藩鎮迭作大抵國必自伐
然後人伐之中國治安則戎狄退聽矣木必先蠹也然
後蟲生之人主清明則四患不作矣聖賢之論治亦曰
觀前代之變參當今之勢慮其大者而已矣臣更有獻
焉攷之農時已逾芒種天之閔澤猶豫逮今得非 陛
下之澤未下於民故上天之澤亦尚屯於此乎臣試邑

富陽之日當楮幣更新之際目擊州縣奉行失措徒黥籍沒所至紛紛冤痛之聲達于四境于時三辰失精天地變色蓋至三年然後爲旱今州縣之吏因楮幣而徙居者亦旣釋之矣編配者未縱焉籍沒者未還焉天意可徒解哉宜詔有司刷辛未之冬暨乙亥之夏凡禁者縱之籍者還之如是而不雨則陛下無愧於天人矣臣昧死取進止

二

臣聞覘人之國者不以其兵之強國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西漢之末士大夫崇論議之美而乏經理之用儒者不畔六經之說而流爲虛文州縣有惠養

之名而未有經久之政邊方無目前之警而有不可測之虞譬之蒲楫維舟容與安流一旦風濤未知所屆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之以爲他日之用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無伏節死義之人漢之王陵周勃汲黯皆有三代之遺直至若公孫弘輩則如發蒙耳緩急何賴焉方今朝廷清明群正彙進人才之盛比隆淳熙矣而宏厚竒偉忠節鯁亮之士尤宜封殖長養之方其無事則朝廷益尊及其有事則大任可屬耳司馬光有言忠厚若王曾剛正如魯師道賢直若薛奎所當信用鄙猥若馬貴良讒諂若羅崇勳所當疎遠人才之生無間今昔上有所好中才

激昂是說也若書生之常談實聖時之急務惟 陛下
與二三大臣重圖之取 進止

三

臣聞帝王建都必先形勢之地其在東南惟金陵錢塘
耳然金陵六代所都代生變故君臣上下未嘗一日少
安惟錢塘之勝我 國家實始焉百年以來海邦寧晏
華戎安定是豈無故而然哉然臣聞之山川王氣盛衰
有數護而全之實係乎人且錢塘形勢自赤山而下皆
來岡也而掘鑿無度八盤嶺宮闕正脉也而爲路往來
吳山七寶等山皆肘腋也而營造日盛盤絡吳山之麓
皆餘氣也而鑿井不已韓侂胄之故居大廟所枕也而

琢斷山骨比年以來鬱攸爲厲疾疫鼎興蝗旱挺災逆
將姦臣相繼誅殛皆前所未有者可不推原其故哉臣
平時讀書之暇頗涉地理之學每一瞻顧爲之寒心臣
非不知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以常情觀之則爲迂以
臣所聞於地理之書言之則 宗社民物所係於國都
者爲甚大是用不避迂闊之名而首爲 陛下言之臣
愚卷卷欲乞戒諭有司自赤山而下佛廬道宮許其仍
舊而不許創造掘鑿如民間營築建造聽其從便而不
許其陶土而埏埴鑿石而取版煉石以爲灰八盤嶺一
路禁絕往來種植林木吳山七寶等山籍定居民不許
續至目今居民基段不許再有掘鑿如屋宇隳壞許其

脩葺不許其添造城中居民飲西河之水有餘也自後
不許再掘井韓侂胄之屋其在平地者姑畱無害其依
山及山上者並當拆去長育草木使之復成山勢夫脩
德以綿天命布政以結人心固有一日不可後者然護
其王氣使不發泄全其形勢使無虧缺則亦不可不加
之意也今夫細民所廬左右前後一土一石護視必謹
而况帝居邪臣嘗竊歎以爲天文地理曆數禮樂皆有
國之大經而先王之盛典也而我 國家不設科不取
士故其學幾於無傳而聽命於胥史卜祝之流萬世何
賴焉故臣尤願 陛下與大臣講明而推行之非止於
一端而已也取 進止

丙子輪對劄子

臣聞天之道日運而無積聖人之治日新而不窮蓋人
之情故則玩新則肅天下大器也聖人之治天下洗濯
提携時出而用之故晝夜之晦明寒暑之代謝循環而
無端相續於一致者此天之所以爲天而聖人之所以
爲聖人也恭惟國家萬世之業自 藝祖創之 太宗
定之 真宗飾之至 仁宗則守之方其紹述之初悉
用安靜之政然閱時寢久人情不能無玩也於是聖心
加以振厲若開天章閣命輔臣條具當行之事又御資
政殿召兩府侍從手詔問天下事其勤求治道責望太
平若不可以一日安者而又擢端鯁以增諫員則言路

通而士氣伸矣出內帑以廣邊儲則財用公而國力裕矣命范仲淹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則折衝制勝有其人矣因問邊事而責臣下之不能對則所以豫備不虞者嚴其事矣取臣寮奏疏及其進對凡可采者付中書密院施行則獻計陳謨不爲無用矣凡此數條其神斷天運無非興起人心於弛玩之餘而四十二年之治所以光明渾厚始終如一日也恭惟 陛下更化之初固嘗登正士以革姦庸伸讜言以破諛佞以 祖宗之法而塞徼倖之門嚴責實之政以變欺誕之習天清日明風行雷動固已月異而歲不同矣然物以久而故人以久而玩誠能因已定之規模而稍加作新之功則黜陟所

形而天下悚其好惡賞罰所及而天下震其威明揆遺拔異以收後屬之心聽言行諫以昭容受之實闢功名之塗而使人人有欣欣不自己之意示信必之權而使天下不敢萌苟且之風則治日新又日新雖至萬世而無弊可也古之善圖治者亦惟於安靜不擾之中而每有振厲作爲之志故寬不至於弛柔不至於懦平居暇日不動聲色而風采奮揚精神運動自足以鼓舞一世夫苟一切安於逸豫則強者必弱智者必晦敢言者必緘默有志者必退縮天下之治蓋未知其所終矣舜嘗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治之污隆亦惟 陛

下與二三大臣加之意而已臣識昏學陋豈足語治卷
卷愚衷姑塞明制惟 陛下財幸

二

臣聞自天地肇分以來有中國則有戎狄也而惟五胡
雲擾割據中原則紊天地之常經失華戎之大分未有
甚於此時者然考其始興稽其滅亡率不過數十年石
勒慕容雋各十餘年符健姚秦三十餘年元魏東西雖
百餘年而不能全有中原之地故自元魏而後奄地之
廣傳首之多未有若女真者肆我 祖宗得請于上帝
假手韃靼連歲屏除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一狄亡
一狄生而又中原英豪與夫乘時姦夫變出湏臾患生

盤糾風塵翕忽平定難期蓋中原腹心也吳蜀荆襄四
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其可不重勤 聖慮
哉甲子之夏辛棄疾嘗爲臣言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
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
孫雖盡僇之不爲衰止唯當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壯國
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援則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
目今鎮江所造紅袖萬領且欲先招萬人正爲是也蓋
沿邊之人幼則走馬臂弓長則騎河爲盜其眦虜人素
所狎易若夫通泰真揚舒蘄濡湏之人則手便犁鋤膽
驚鉦鼓與吳人一耳其可例以爲邊丁哉招之得其地
矣又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蓋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

盡成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持莫肯先進一有
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暇向敵哉雖然旣知屯
之不可不分矣又當知軍勢之不可不壯也淮之東西
分爲二屯每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淮東則於山陽
淮西則於安豐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爲之屯令其老
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後新其將帥嚴其教閱
使勢合而氣震固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又臣言謀者師
之耳目也兵之勝負與夫國之安危悉繫焉而比年有
司以銀數兩布數匹給之而欲使之捐軀深入刺取虜
之動息豈理也哉於是出方尺之錦以示臣其上皆虜
人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帥之姓名且指其錦而
言曰此已廢四千緡矣又言棄疾之遺謀也必鉤之以
旁證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濟南
中山之爲州也或背水或負山官寺帑廩位置之方左
右之所歸當悉數之其往濟南也亦然又曰北方之地
皆棄疾少年所經行者彼皆不得而欺也又指其錦而
言曰虜之士馬尚若是其可易乎蓋方是時 朝廷有
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明年乙丑棄疾免歸又明年丙寅
始出師一出塗地不可收拾百年教養之兵一日而潰
百年葺治之噐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蓋藏一日而空
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鄧友龍敗 朝廷以丘崇
代之臣從丘崇至于淮甸目擊橫潰爲之推尋其由無

一而非棄疾預言於二年之先者所集民兵皆鉏犁之人拘畱維揚物故幾半臣言之崇一日而縱去者不啻萬人此蓋犯招兵不擇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爭泗攻壽相戕殆盡此蓋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數單寡分布不敷人心既寒望風爭竄此蓋犯軍勢不張之忌也十月晦夜虜人以筏濟兵已滿南岸而劉世顯等熟卧不知遽報寢急倉皇授甲晨未及食饑而接戰一鼓大潰至若烽亭近在路隅一聞邊聲燧卒先遁所至烽煙不舉虜猝至前率不能辦此又犯諜候不明之忌也丘崇經理曾未三月而虜騎已渡淮矣夫往者之轍來者之鑿也覆而不鑿則又前轍耳今日之事固與前日

大異向也一於謀人今焉專於自治九重之所宵旰廟堂之所經理將帥之所舉行無一日而或忘也而來自邊方者猶以爲兵屯未分焉兵勢未張焉所招之兵未皆壯勇焉又言城築之事春夏非時則土氣融液板幹促迫則工力苟簡異時恐不堅密焉而臣區區之愚竊謂邊方事宜誠難遙度伏願 陛下申詔諸將使之相度山川形勢覽觀丙寅覆轍某城當築某濠當浚某堡當脩某寨當葺上而川蜀中而襄漢下而兩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當備某所可設伏也某所當控扼也某所可邀擊也某地可持守也酌其輕重量其緩急某所當屯若干也某屯當增若干也大綱細目俾各以所

見條具來上而 朝廷爲之斟酌而行之如其所欲爲而責其成功不及今無事之時使之得以盡其所欲言一旦有故彼將曰某城朝廷所築也某兵朝廷所屯也某寨朝廷所脩也某池朝廷所浚也力盡於不當爲之所而功遺於所當用之地非吾所與知也於是得以有辭矣昔之英主駕馭將帥或面詰或疏問使之空臆盡言因得以第其才能而占其成否皆若是也雖然凡若是瑣瑣者皆邊將事耳若關 宗社之大計圖不世之偉功則固有李德裕處回鶻之事而可以弭後患种世衡自任邊方之責而不以累 朝廷此則未敢遽言也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惟至神獨斷之李德裕有言迹

踈而言親者危地卑而意忠者忤臣不量其賤而冒昧及是惟 陛下幸赦之

初開講筵劄子

臣聞人主之學與儒生異與儲君亦異儒生之學在於釋訓詁儲君之學在於通大義至於人主之學則不然貴乎力行而已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王人求多聞特惟建事夫知而必貴於行聞而必見於事是豈徒知徒聞哉三代而來英君誼辟知以講學爲務者必以功業見於天下至若叔季之世豈無聰明之君唯其不務君人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與臣下較工拙於一章一詠之間而紀綱陵遲政刑敗壞

生民塗炭則未嘗一過而問焉夫如是則又何取於學哉我 宋龍興 聖聖相繼觀堯舜之用刑而深懲近代之密網我 藝祖豈徒學乎觀周公之無逸而重戒人主之自豫我 仁皇豈徒學乎觀大禹儉勤而力非人主之貪心我 孝宗豈徒學乎 先皇嗣統仰法明謨推其所學而見之躬行則敬天而愛民進賢而斥佞聖讒說容直言恤兵而省刑輕徭而減賦嚴將帥之選謹符節之擇用能三十一年之間方內乂安舊疆浸復卓然有中興復古之漸是皆學形於治而治本於學也恭惟 皇帝陛下仰膺歷數丕紹基圖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既能以講學爲先必能以躬行爲急凡經訓之垂

史冊之載事之涉於事親者必反覆講明而躬行於寧神養志之間事之涉於進賢斥佞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觀人察事之際事之涉於嚴監司牧守將帥之選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博採公言之時凡事之關於治體言之涉於教條必辨明審是而力行之若夫多聞以爲博多記以爲富無益也徒以惑 聖志而煩 聖聽耳夫如是則志慮堅定聰明益開措之政事功業日隆上有以稱 先皇付託之意下有以報 慈帟擁佑之恩上天眷休與 宋無極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甲申上殿劄子

臣聞天下猶一身也元氣克腹心安手足便然後一身

強元氣索腹心病手足不舉則其身危士者國之元氣也民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手足也公議明於上則朝廷尊民心安於下則邦本固兵威振於外則國勢強蓋柄此公議者士大夫也維此人心者監司守令也總此兵政者將帥也士習不競則公議晦而朝廷卑貪吏不革則民力困而邦本搖將非其人則軍政壞而國勢弱昔鮑宣有言今朝臣未有骨鯁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此漢人之所深慮者而比年以來熟爛委靡風采消磨庸繆若賢便佞若忠高者荒唐卑者蹇陋陛下褒表忠烈獎異儒先固以名誼風天下矣而士習若是且漢儒傳會之說雖不足錄然緣物求類變

不虛生其言陰雨以爲百姓困乏無以應吏之誅求故愁悲怨怒遂爲水災而比歲多雨雖曰陰盛然民衆爲魚怨氣蟠結今州朶縣剥虎暴螟殘杼軸盡空不異寇至憑城依社頑不畏人監司不訶州牧不問至若邊守選擇甚嚴然猶有假備禦之名肆溪壑之欲者陛下
一
念惻怛億兆愛戴而州縣之間貪酷若是唐之名將郭子儀自言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折刃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出入生死所仗唯天今之怯將能若是乎君賜不入私家蓐食不安軍幙勝則歸功士卒敗則自罪節制今之庸將又能若是乎比歲以來兵日瘠將日肥憂髀生肉者雖不乏人

而蠱溺自戕者輒當柄任盜至則擁城自全寇退則寬期躡後列營萬竈羸若鳶形坐甲戌邊率多凍斃閱圃不闢而私產連阡戰騎不肥而耕牛被野偏佐不陞驍勇不別 陛下竭民之力以養兵假將之權以固圉而貪庸若是臣願 陛下獎切直之言崇靖退之風厲廉隅之節開功名之門養其譽望作其銳氣風操端聳者拔之以起頽俗道德醇茂者隆之以正群心志慮深長者使之贊籌帷噐畧沉雄者使之斷國論穆穆其良諤諤其昌則謀國若元龜重國若大呂矣在外則嚴監牧之選行貪籍之法宣之命令使天下洗心而易慮寓之黜陟使天下知避而識趨至若貪令則責之牧守貪守則責之監司監牧不發則坐以黨姦如是則民生其庶有瘳乎又能時焉倣先朝歐陽脩分使之意擇公正之士純實之彥按行邊徼撫勞士卒則諸將之貪廉功狀之是非關隘之隳脩舟車之美惡城壁之摧壯邊民之疾苦舉得以周知而列屯諸將人所畏不敢肆欺於其上矣夫使朝多鴻碩野無怨民邊無怨兵則根本堅厚精神折衝以之西取靈武北取燕薊將無施而不可者而况區區二虜及流民乎惟 陛下審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取 進止

臣竊聞新虜遣介求通而 朝廷止其介於山陽不許

其輒至闕下處之固得其宜矣昔漢建武中西域求內附而光武惟閉關以謝之突厥求通於唐而太宗直謂彼我遼絕緩急不可仗二君之識微矣然以臣度之彼決無能爲也蓋崛起小戎初非積累連兵歲久寧不傷殘持金許年竟不能滅其力可知也如遼如夏如同紇如女真環列其旁彼豈無反顧之慮是以老酋塊坐窮沙亦旣許年不敢一日輒離其穴其勢可想也夫力不能支勢不可出而乃連歲以夾攻邀我者豈非犬羊之詐謂中國爲可以虛辭恐喝邪彼匹介之來又豈非意在於窺覘中國邪伏望 朝廷下之制捆力折其萌曉之以國初入貢之分臨之以天地華夏之威破其盜賊

包藏之姦使之震懾而退至計也如其不然稍示以弱彼謂其計可行則亡厭憑陵當自此始他日雖食邊臣之肉何益於事哉似聞金酋新立憤其侵擾方將振厲與之決一旦之命寧肯復與之和哉而又窮沙之與中國東西相距不啻萬里行者去來不啻周星彼亦何敢置遼夏反顧之憂涉金虜未亡之境行師萬里與中國爲敵哉又况山東諸郡韃焚之金棄之中國亦置之度外矣彼之攻邪否邪守邪棄邪何預中國事哉以臣觀之此決不足慮所慮者蜀耳若淮與襄兵雄地近閩外得人獨蜀去朝廷萬里去二虜特近唯選諸蜀產之英仁屋而威斷沉毅而廣博者必數人焉列置名藩以備

一日之湏此則蜀之至計耳唯 陛下加 聖意焉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二

奏疏

輪對劄子

臣竊謂當今之務莫急於備邊而備邊之策莫先於擇將蓋療疾十年無醫可使用兵十年無將可用信乎愈久則愈知其難也唐之名將李光弼嘗有言曰直而能慮勇而能闔此千人之將也外貌茫茫中情烈烈知人艱勞恤人饑渴此萬人之將也臨事無懼好謀而成近賢親能日謹一日此十萬人之將也溫良恭遜用心無二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誠信緩大閑於

奏

理亂隱隱軫軫鄰國皆知上達天文下知地勢中察人情四海之內視如室家此天下之雄將不可敵也嗟乎古人之論將其品級固如此至後世之所謂將者果何如人哉愚而忌偏裨貪而獵士卒守邊則嬰城以自保赴援則迂道以避鋒勇不足以倡三軍智不足以料十里公不足以服衆威不足以御下小戰則衄大敵則犇實敗而言勝無功而希賞此蓋百年之弊有未易以遽革者然則終不可革乎亦惟曰得人而已百年以來臣工之所建明 朝廷之所施行亦既不一矣而人才終未見焉且漢之創業韓信之功也唐之再造李光弼之力也而是二人者皆得於薦者之口薦其可已乎

之取人初無定說或取於將家或取於卒伍或取於科目或取於盜賊或取於戎虜孫武所謂爲將之道無出信仁勇數者誠使外而監司郡守內而卿監郎曹皆得以所知舉之不拘資格不限員數或仁能恤下或智能料敵勇能鼓衆廉能散財義能捐軀嚴能御下明疏其所長而不求其全然後或以一而或以一軍試之則將才見矣雖然擇將不難御將爲難昔周世宗承五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漢高帝之待諸將也欲王則王之可誅則誅之蓋御之有道則中人可上縱而不治

則上駟斯下矣未用之才有法以舉之已用之人有法以御之則殘虜之殲可期矣由古以來中原有故極亂生治非久不定惟陛下洪其規模廣攬英傑嚴將帥以待之天下幸甚

二

臣聞兩稅之重莫甚於今日而州縣之間又從而折納之其爲厲民也益慘矣夏稅之有本色絹又有和買絹除折帛之外其二色絹止納本色此舊法也去歲戶部以其有歲幣之積姑令折納一年已即檢舉復納本色矣今聞近甸州郡復抑納錢却差官買絹以發上供其格詔旨困民力孰甚焉此折納夏稅之爲民害

也昔慶曆中諸道轉運多求加耗之米謂之潤官甚至盜臣加耗之外復增一斗仁皇謂聚斂過於盜賊遂命止之今州縣斛量非法高大往往以石之七八方輸一石輸未及半常額已足則俾之納糯以爲酒本糯或克溢則又俾之納錢易杭而爲糯易糯而爲錢此折納秋稅之爲民害也陛下慮深根本子視元元蠲減之詔無歲不下而州縣之吏壅澤不流椎剝日急近畿且爾况於千萬里之外者哉臣愚欲望陛下嚴飭監司時加體訪合輸本色不許折錢斗斛耗米一遵常制稍有違戾按發以聞監司故縱則御史劾奏庶幾橫斂少戢民瘼少瘳天下幸甚

臣聞太平之原起於田里縣令之職於民爲親故任必三年所以久其職也授必京秩所以重其選也漢室以郎而出宰唐人親試於殿庭凡所以謹之重之者要以爲民而已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其可一日不加之意乎而比歲以來士習不美人起倖心領印未幾即求速化兩稅之入率取其贏椎剝之征專於抄籍以之營求上下要譽當塗間出他岐廉耻道喪倖者一人倣者皆是心無固志政無定經職所當爲一不暇問民之休戚漠然不聞叔季之世凡貴游之不更事者選人之昏耗無手筆者皆注縣而去魚肉斯民恣其藉躪民怨盜起朝

廷不知多事之際所宜深察臣愚欲望 陛下赫然下令嚴 祖宗三考之法禁椎剝之慘崇寬大之化抑僥幸之徒旌靖退之士則恩交義結不特使民可貧而不可亂而尊君親上固將可使制梃以撻利兵此久安長治之策也唯 陛下幸聽之

四

臣近侍經幄兩蒙 陛下諭及邊鄙之事臣竊思兵非易事不敢輕對然不容終嘿謹條其所聞淮東之寇舉國皆以爲難而臣以爲不足慮或者以臣爲好異臣非敢爲異也蓋臣計之熟矣要當原其初而觀之彼其初不過苦於北方饑饉及畏鞞人殺僇故相率而來丐一

飽以逃生耳豈復有長志宏畧可以角逐中原哉然聚則爲亂飽則思奮此蓋古今物情之常也先正司馬光嘗論西戎名山之人以謂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彼將安歸必將据邊城以苟活是亦即人情而論之也夫入人國都而爲謀人之事此兵家大忌彼豈不知委身孤城岌岌乎釜魚幕燕哉而猶撞搪叫號於假息之頃者蓋北方之路既絕勢必求營朝暮以延歲月之命也今將一舉而殲之邪則一日而僂數萬人古無是也將使之分屯邪彼決不敢信朝廷之不我僂也然觀其一再自戕其徒冀以自贖自新者其心亦可謂顯白矣今朝廷察其心納其善而棄其過不過賞其首犒其

徒則彼必俯心懷恩俛首聽命矣夫誰敢後邪何以言之蓋彼亦人也安得暴露奔迸十年於此而不思安定休息哉而朝廷於此更能擇老將以一軍令益戰士以壯軍容虛犒賞以作士氣使吾之根本益壯精神益強然後明降勅命許以不殺彼亦安得不畏其威感其仁相與變驕悍而爲善良耻背叛而慕名義哉此臣所以謂之不足慮者非異論也而臣之所慮者比歲以來風雨失節水潦爲菑蓋雨與水陰類也外而戎狄內而盜賊咸所當備焉實德脩於念慮之微實政行於日用之際察守令之貪酷者而屏削之取將帥之朘剥者而簿錄之使民和於野士快於壁則易歉而爲豐化菑

而爲祥特反掌耳而又何戎狄寇盜之足慮邪且昏墊之蓄未有甚於堯之九年者而堯廷之上大綱小紀日事整飭焦烈之害未有過於湯之七年者而有商君臣脩明政刑惟日不給古人之畏天一日爲一日之功一歲計一歲之効君則斷斷行之天則斷斷應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惟 宸衷加念焉

五

臣聞肅主之可憂未若明主之當憂亂世之可慮未若治世之當慮蓋自三代而後人主無大失德者皆謂之明主雖未有失德也然未見其進德之疆天下無大亂也然未睹夫致治之實夫如是安得而不憂且慮邪臣

嘗攷天之運矣十五日而一氣應五日而一候至寒暑之代謝日月之往來毫髮不爽千古一期未始一日而不然也至於聖人之法天亦曷嘗一日而不然哉舜之屢省不以一省而遂已也湯之又日新不以既新而或怠也文王之不已成王之緝熙皆未始有自足之心而萌怠忽之念也然當時諸臣所以防閑而規警之者猶無所不至焉象箸之作若未過也而諫者已二十五人以爲用象不已必用金玉至禹之進諫則又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盤盂有銘几杖有箴湯之所以自厲其心者可謂至矣而伊尹一德之書猶深寓其規拂之意坐則銘几卧則銘席成王之所以自防

其心者亦可謂切矣而群臣敬之之詩周公無若商王受之誠益致其嚴蓋堯舜三代之君臣無一日不以警戒爲事也漢之武皇唐之太宗天資英偉始初清明今年召申公明年策仲舒凡土木之事神仙邊功之事俱未萌也而申公已戒之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仲舒亦戒之曰正心以正朝廷而汲黯又曰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武皇惟不能謹其終也卒也輪臺之悔晚矣太宗闢封倫之言是魏徵之說力行仁義躬致太平亦可謂至明不惑矣而蘊古太寶之箴已上之卽位之初年其辭尤爲挺切如曰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陳其所倡是故

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胷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如水如鏡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天下爲公一人有慶又曰以一人治天

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
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
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而魏徵之在當時亦有十思
之疏見可欲則思知足將營繕則思知止處高位則思
謙降防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搏節在宴安則思
後患防壅閉則思延納嫉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
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此十思也又有十漸
之諫其詞曰陛下正觀初清淨寡慾今訪怪珍此漸不
終一也陛下正觀初重於役民今漸奢肆輕用民力此
漸不終二也陛下正觀初役己以利人今也雖有憂人
之言乃爲樂身之事此漸不終三也正觀初親君子斥

小人今也雖重君子敬而遠之雖輕小人狎而近之此
漸不終四也以至始樸素而終奢靡始信賢而終聽讒
始禮士而終傲忽始深居而終馳騁始自治而終好兵
始愛民而終不恤如是者凡十焉嗚呼人之一心如六
馬一心之御如朽索一日失閑萬里犇逸而况人主之
心宗廟社稷之重土宇民物之衆皆關乎一念之微者
可不知所以養之乎心本靜也物誘之則搖心本明也
欲汨之則昏昔之聖人保之護之操之守之明四目以
廣其見達四聰以公其聽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讒說之
必聖邇言之必察使一心清明萬理昭澈政之所當施
令之所當發人之賢與否言之心與慝莫不坐而燭之

如辨白黑雖欲不治可得乎臣望清光之日久矣仰識
陛下之心純一而有守清明而無累推此以旃可以爲
堯舜可以爲湯文而臣區區之愚猶願陛下守此純一
保此清明始終如一勿移勿怠法盤銘之日新戒無逸
之荒溺上焉有以繼列聖傳心之統下焉有以慰四海
望治之心則天下幸甚

代上殿劄子

臣聞天下郡縣土疆旣殊風俗亦異然而其間莫不有
百年之利因循而未興者亦莫不有百年之害因循而
未除者民有欲而莫與之聚有惡而莫與之去以臣耳
目所接無郡無之唯爲守臣者憚於建明難於改作上

下相蒙率歸苟且或一歲而他遷或二年而代去故往
往前後因循無肯留意者不然則分千里之寄歷二年
之久其勢足以奔走提封其權足以統臨屬縣築一臺
營一觀意所欲爲千里響應安有爲斯民興利除害而
有不可爲者哉又况國家裂土置守固將使之問民疾
苦分國顧憂也庸可使之乘朱幡佩銀符一無所建明
嘿然而來嘿然而罷哉彼漢唐間號爲循吏者攷其所
歷莫不顯然皆有可紀之迹如治屯田興水利正田賦
建學校其成效實績照耀簡編而非後世之所謂政績
者徒空言也臣愚欲明詔大臣自今守臣之郡必使延
見邦人博採輿議以咨訪一郡之利病而又遲之半年

使之習熟其風土周知其疾苦然後以其一二大者條
具來上勿拘以名件某利可興某害可除某弊可革某
事當建明某法當申嚴必皆灼然合民情行之而必效
傳之而可久者無鹵莽以塞責無誕妄以生事無諱其
難而言其易無利於獨而害於衆朝廷以其條奏付之
後省擇其可行者下之責其成效於二年之間而朝廷
則又加少寬假信之專任之篤不以人言而奪其謀不
以旦暮而急其效二年之間郡秩未滿則亦不以召不
以遷斷斷然必責其成而後已至於誕謾無功誣罔不
實生事擾民無補於國凡若此類者悉重寘典憲以正
欺罔之罪而其言可行行可績量其勞能以示旌擢如
此則海宇之大無利不興無害不除其爲明時治道之
助實非小補

二

臣聞赦過宥罪聖人之格言而數赦有罪非先王之令
典昔之賢君深識治體者莫如唐太宗其語侍臣曰赦
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
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昔之賢臣深歷世故者莫如諸
葛亮其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赦之爲害自古
明君賢相未有不知之者唯其末世陵遲王政不綱事
從姑息故頻年數赦長惡惠姦以爲斯民之大害曾不
思聖人之所謂赦過者蓋爲過誤者耳至於故犯無小

乃聖人之所必刑者而亦用赦焉幾何不使之肆其姦
暴以戕賊夫民哉是故赦不欲數亦不欲先定今三歲
一赦大霈渥澤至於每歲慮囚雨暘決遣不過恐獄訟
之淹延與刑罰之寃濫耳而有司不悟亦遂以爲赦焉
且當郊之歲又有疎決則是一歲再赦矣夫頑惡之民
逆數赦期赦前爲姦赦至無罪此赦之所以不欲先定
也一歲再赦則姦暴公行而善良無遺類矣此赦之所
以不可數也且夫國有大慶疏恩海宇亦不過減租蠲
賦賜人之爵及高年酒帛耳而今之爲州縣者好行姑
息之小惠不知爲政之大體往往有殺人而不死爲盜
而不刑者以是爲陰德焉不知善良之被其害者之爲

何辜哉且福善禍淫天之道也王政之綱也一夫之屈
可以致六月之霜一婦之寃可以致三年之旱逆天道
而惠姦民亦豈聖人配天其澤之意哉晉武帝嘗曰近
世立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曲惠小
人朕無取焉遂不赦武帝此言亦不可謂不知理者臣
愚欲乞明詔攸司如盛暑慮囚雨暘決遣但令刑罰中
理不當妄有蠲貸至於雖遇郊恩與非常之赦凡殺人
爲盜情理蠹害者亦當遵守

祖宗故事並取奏裁無復有過恩宥滋長姦惡蓋去狼
可以牧羊去莠可以殖禾去惡可以全善所忍者一人
所全者不知其幾人也實天下幸甚

臣治郡亡狀日懼黜幽既竊寬恩更洩卽選慚無毫髮
自效明時而臣所領屬縣有公私困弊臣所目擊者其
敢嫌不以聞臣竊惟松陽爲縣實在畿甸而官司圖籍
尺寸不存是致賦租失陷詞訴糾紛役使不均科配不
等富者田連阡陌而匿賦貧者產去稅存而代輸令或
精明尚莫窮其根柢一或庸謬悉受命於鄉胥由是訟
滯賦稽劾去相望臣領郡之始知其被害爲深故於本
縣賦租則每爲之寬期人戶陳詞則必爲之窮究由是
一邑賴以小安然爲悠久計則未也臣愚卷卷欲乞
聖慈特頒 睿旨令本州及漕臣公共選辟京官之公

廉強敏者以爲令許以便宜寬其文法監司守臣無受
妄訴無或浮言聽其措置根刷版圖或令人戶手實自
陳或令都保互相推糾取見闔縣產土之數無失經界
高下之則一新圖籍以均一縣兩稅之額如埤落漲塞
許令核實去除庶幾賦役均平公私安便實千萬世不
窮之利也異時籍圖既定一無詞訴則乞朝廷別行旌
賞仍乞下吏部將松陽知縣永差京官免注選人充爲
幸甚

四

臣仰惟 國家以民養兵以兵衛民兩者各安其所而
不相病今夫內而禁旅外而屯戍又下而廂軍土軍及

配隸之徒各有統屬莫敢侵軼唯比年放停之兵犇潰
之卒 朝廷雖已招收其在都邑者應募無餘而山谷
田野之間以臣耳目所接尚多有之晝則行乞夜則徇
偷甚則三五爲群公肆喝取方此歲惡而 朝廷厘於
賑卹民賴以安獨此害未除民猶以爲病又况小盜不
戢大盜之招已事昭然不容不監臣竊見諸州禁軍廂
軍防城舖兵往往皆有額闕臣愚欲望 聖慈行下諸
州如放停及犇潰之兵在其管下卽隨闕額收填不惟
田里獲安抑亦緩急足用天下幸甚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乞宣付史館劄子

臣等仰惟高宗皇帝中興炎祚盛德大業聚見於寶訓

一書蓋嘉定六年今丞相所進而先皇經幄嘗誦讀一
周也陛下踐祚之始咨命儒臣且誦且講祁寒盛暑靡
輒靡懈涉歷四載遂徹瑤篇夫脩己以恭奉親以孝事
天以實用賢惟公去佞惟斷寬征以厚田里之生信賞
以作士卒之氣惜財用抑濫恩四九載之宏摹七十篇
之奧旨陛下皆已遍觀而熟識之矣惟能留聖心而勿
墜謹終始以力行上以揚烈祖之耿光下以垂萬世之
丕集臣等深慚固陋獲際休明雖愧盡規之忠敢忘稱
美之義欲望聖慈若稽彞典以今終篇宣付史館取
進止

繳進耕織圖劄子

臣近因進讀三朝寶訓內農穡門一段云太宗朝有同州民李元真者獻養蚕經太宗留其書於宮中賜錢一萬臣讀畢奏云紹興間有於潛令樓璿嘗進耕織圖耕則自初浸穀以至春簸入廩織則自初浴蚕以至機杼剪帛各有圖畫纖悉備具如在郊野目擊田家高宗嘉獎宣示後宮擢真六院紹興帥臣汪綱近開板于郡治臣旦夕當繳進一本以備宴覽玉音嘉納之臣今已裝背成秩謹以進呈伏望陛下置之坐隅時賜睿覽一則知稼穡之艱難而崇節儉之化二則念民生之不易而輕租賦之歛則高宗稱賞其圖之意迨今猶一日也天下幸甚

辭免除秘書丞兼權右司

寵靈逮下駭懼并中伏念臣備數日畿行周歲籥雖歛粟粗登於常籍而牢盆一洗於群姦至論激揚茂聞風采方圖朝夕自力涓塵適會千秋來稱萬壽方帝城之甫入魯天陞之未瞻廼拜榮光俾還舊列旣貳書林之事載參省掾之聯允惟埏埴之新采覺恩施之重若爲戴荷祗速顛隳仰望公朝特賜敷奏無嫌易命使訖外庸別選英髦增重班著

辭免除起居舍人

臣伏聽風雷如臨淵谷竊惟柱下之史寔應極東之星蓋自有唐已號清華之選至于我宋乃參嚴近之聯因

是揆量豈容昧冒伏念某自還使節屢玷除書寘彼周
行尚堪策厲擢之峻切則謂徼逾仰思孝廟之朝嘗可
侍臣之奏立之近側許其直前夫豈徒然必有爲者屬
令斃攝猶懼弗勝今使爲真益章非據又况紫薇借筆
丹陛飛毫儒生至榮明時盛選云胡二者乃得兼之伏
望公朝特賜敷奏必別求於茂異或姑俾於攝承務得
良材有光記載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

辭免兼侍讀

皇太后

渙汗四發履薄一忱竊以麗日新明咸仰尊臨於慈極
震雷初號首令趣啓於經帟班行竦聽於徽言綿宇豫

占其泰治然念仰裨於帝學莫先遴簡於儒英必德望
顛昂乃可潛孚於心術必見聞該洽乃能增益於聰明
如臣至愚於道何有儻使承問而無對曷如先事而控
辭伏望 皇太后陛下亟寢誤恩別求碩彥上不虛太
后屬望之志下以承 聖主時敏之功所有恩命臣未
敢祇受

皇帝

聯翩有命媿懼交衷竊以天子御曆膺圖莫先聞道儒
者懷才抱術務在致君矧當紹祚之初尤爲進德之始
上欲繼百王之正統下欲垂萬世之丕謨肇開講讀之
筵宜得鴻宏之彥豈容亡具濫使克員如臣顛蒙今復

荒落舊習但知以仙畢大原莫識於指歸使徒誦其口
耳之聞何以補於聖明之學伏望 皇帝陛下收回誤
渥別簡耆英庶幾大闡於微言可以增光於初政所有
恩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除刑部尚書

猥辭恩命未拜俞音情激於中誼不容已竊以班聯八
座非他有司得其人則朝廷尊非其人則累盛代况飛
龍在天萬物咸覩一黜一陟一詔一令八方爲之風靡
四表於焉具瞻一當人心天下自服如臣才術無一瘡
人甫爾儀曹曾未聞其俎豆俄然憲部何以習其條章
又况史館經帙玉堂詞掖極一時之清切兼五組之光

萃取名過優席寵太甚反觀內省惕若靡寧伏望皇帝
陛下初肅皇綱首嚴宗祀姑令典禮仰奉明禋至若進
讀代言嗣容控免誤恩憲部先乞收還干冒天威殞越
俟命

皇太后

維天蓋高聽或未下惟人有欲必徹爲期選用之間人
主未嘗不審辭受之際人臣必貴自量伏念臣夙揆迂
疎不求聞達始焉干粟唯以養親詎意遭時溟塵法從
廩然知懼甚矣逾涯至若六卿尤爲萃近必也道德足
以範世名節足以表時識慮足以決幾詞章足以萃國
人與位稱不忤不疑如臣至愚一無足算容臺克數閱

日幾何玉帛鼓鍾猶未知其名物制詔法令乃遽總於
條章伏望皇太后陛下容覆如天貸其方命照臨若日
察其愚衷章睿哲於能官畧小嫌於反令姑令習禮仰
奉嚴禋至若史館經帙玉堂詞掖盡公朝之清貫極儒
生之至榮深虞一紀之微莫勝五組之重尚容嗣控未
敢併陳干冒天威隕越俟命

辭免陞脩國史實錄院脩撰

臣聞善作史者必具三長蓋非學則無以周千古之變
非識則無以悉當世之事非才則無以揚一代之微如
臣至愚三者無一向也克員備數或可濫竽今焉因職
陞名豈容專筆伏望皇帝陛下念金匱之重察駑技之
庸特寢今恩俾仍舊貫當與同列各勉濡毫庶幾襲六
藝之經足爲垂萬世之寶臣不勝幸甚所有恩命臣未
敢祇受

辭免除翰林學士

仰承威命俯震愚衷竊以設官本虛得人則重一不當
任何往非輕是用兢危期於拱辟伏念臣少涉藝圃晚
荒墨池自忝攝承久慚荒陋方賦日歸之請併還所假
之官詎意出緡竟令刻印且三王訓誥之作編爲六經
而兩都制詔之詞雄稱八代是後員克於六押亦湏才
擅於三長惟蟠萬卷於層霄業兼馬鄭故吐萬言於累
牘詞最班揚蓋非學則無以周千古之廢典非識則無

以辨萬微之關係然必也筆扛鴻鼎斯能道一人之心
則辭落丹青乃可鼓四方之動載稽唐室尤重詞臣且
武德以至開元粲然文體蓋因顏侍以暨蘇頌典我制
書既深忌於淹遲尤貴明於體統伏望皇仁俯垂天照
亟歛風雷之號無孤雨露之施別簡奇才往當嚴任庶
使鴻筆麗藻或能振昭代之文風抑令鯁論宏謨有以
贊中書之政本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二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三

奏疏

戊子乞祠劄子

臣不避顯誅輒申危款伏念臣學膏荒落天質迂愚甘
從州縣之曹姑竊斗升之養公朝誤渥驟點清班寧皇
特達之知由庶僚而塵法從陛下殊尤之寵自常伯而
洵詞林幾載于茲一毫莫効分量既溢神理弗容比侍
經筵忽得眩疾賜湯液賜麩粥曲示恩私給藿炭給掖
扶幸逃顛踣由是而後終失其經食飲既虧舉履漸弱
右臂麻木兩目昏花一滑爲常百藥弗固雖特趨於帝

模亦日覩於天墀自顧孱羸咸出勉彊竊慮因仍不息
氣血日虛訖底疾顛仰孤大造伏望 皇帝陛下鑒臨
若日容覆如天念微臣之病侵寔陛下之親見察臣非
僞賜臣歸休儻稽溝壑之填尚期湯火之蹈

二

臣近者兩上封章乞畀祠廩恭準省劄奉聖旨依已降
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一忱祈控雖承再命之下臨三
瀆凌兢終冀單衷之上達臣竊聞君之御下固存終始
之仁臣之事君當明進退之義如某者絕無他技惟有
樸忠猥以庸虛輒班萃近環觀同列未有如某忝竊之
多僂指年華亦未有如某惕玩之久夫持祿而亡補者

漢制之所必斥溢量而取數者天道之所必虧况金坡
玉廬上界官府朝不輕授二十餘年某實何人久此塵
滂此某宜休者一也更出迭入明制坦然某納節歸班
今將十載此某宜休者二也比歲以來私門多故及笄
之女已仕之男曾不兩年相繼淪隕不惟憂患頻仍且
復疾疢不貸邇日變故抑又甚焉有男若水近方出仕
感冒旬日竟不可爲害徧一門咎在盈滿倘復貪戀曷
保餘生此某宜休者三也伏望公朝重加矜憫曲賜敷
陳或未棄捐特畀祠廩俾得故山休息涵泳聖時儻微
軀尚緩於首丘則報德敢忘於沒齒

再乞祠劄子

奏

名水集卷三

二

臣不避嚴誅洊申愚悃臣近者兩表籲天一狀申省乞
從閑退或畀叢祠斬以少弭蓄咎伏蒙聖慈一降答制
兩降不允指揮臣不敢久留威命期以一趨朝參然後
再陳款幅今既易月而憂患熏心終不容已伏望陛下
哀矜而垂聽焉竊念臣去冬一疾氣血未復甫及春初
又失長子四歲之呱盡室之號行道之人所不忍聞臣
復何心尚此安坐重念臣庚辰之冬納節歸班九閱歲
率而幼女童孫摧者五人三子偕來又失其二纍纍旅
木盡寄郊垞日俟乞骸相與俱返歲復一歲因循至今
寧期一朝又復有此四十之子待以傳家日薄崦嵫僅
餘幼息身既焦灼尚無望於生全心益荒迷豈能脩於
職業伏望皇帝陛下矜其困苦拯其阽危俾備祠官獲
訪歸路挈此數椽復于故山庶幾少追於餘殃或可尚
延於殘喘實拜天地生全之賜

二

臣累具奏狀乞畀叢祠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依屢降指
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者疊干睿聽寔冒嚴誅臣非不
知仰體陛下之隆恩退服陛下之威命然臣積歲亡補
久合投閑巨罰洊罹尚復固位則是臣下不知人道惡
盈之理上不察天運消息之機矧臣少時粗爲聞道豈
其既老乃輒冥行重念臣受寧皇之知不爲不深蒙陛
下之恩不爲不厚豈不願殫尺寸期報萬分而臣分量

已盈菑害日甚前者乞從閑退惟以宿恙未平今茲竒禍侵陵豈非天孽難追凡臣困苦之狀迫切之詞具載前章不敢煩瀆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唯慙與拙一言不敢爲欺念臣諱禍貪榮必將益召陰譴又况明良千載英俊若林如臣等倫去來孰計所冀乾旋日轉天高聽卑特降恩言俯從哀請俾歿者獲全於正首而存者或保於餘生銜戴恩施何所紀極

戊子內引劄子

臣至愚極陋躡冒清翠執簡金鑿譚經虎觀日侍清燕初末五年儒臣之榮何以逾此所當力鞭駑緩仰荅鴻私而臣頻歲以及今春憂患沓至懇初聞退期弭餘菑而天眷流行至于四五臣俯伏私計仰負隆恩則又峻直堯奎湏符舜履且特御便殿引令內辭顧遇始終何以稱塞臣山林之影雖移而畎畝之忠故在固嘗攷聖經之紀載參往哲之講明其道不難知其事不難舉然自三代而後時君世主或委之而不爲或爲之而不竟者非不能也是不爲也使其塗轍既正行之而不舛規模既定持之而不息則何治不成何古不復哉臣匆匆去國無以自効也惟以典學養心二言獻之是說也陳之於口者屢矣今始奏之於牘焉雖然虛辭盛而真積少其弊在乎下聽言多而躬行少其弊在乎上此蓋今昔之所同患者惟陛下加之意焉取進止

臣聞學爲君人之大務不唯聖明知之雖叔季亦知之然學焉而不知其方無益也唐虞三代之聖人所以爲學者必講問以究其歸優游以思其緒然後力行以求其功不然則過目者知過耳則化日忘其所聞歲忘其所能反而攷之胷中則一毫無有也夫如是則與不學何異哉學以敬天也必深求應以實不以文之理而力行之學以事親也必深求養體不如養志之理而力行之觸類以長靡不皆然要不在乎課工於朝夕求多於誦說也故臣願陛下出御經筵則熟復講究退處清禁則深思力行以求乎日就月將之益而無墮於歲月因循之地乾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記禮者亦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夫所謂居而明辨者蓋以今日之所聞思其事之端緒而欲發之於政令也攷二經之言則學之所以爲學者將爲虛文乎抑務力行乎傳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辭免除敷文閣學士與宮觀

賦祿祠庭已銘大造陞華奎閣難冒疊恩去少還多感深泣繼伏念臣獨抱孤節謂了一生疇意儉人鑿空造筭訖墮大僂幾絕明時迨孽霧之一空乃青天之再睹

方作新於聖政示更始於愚臣甌粟久虛敢不重拜雲
章進直所當控辭提舉王隆萬壽宮恩命臣已於當日
望闕謝恩祇受訖所有敷文閣學士省劄未敢祇受謹
寄徽州軍資庫恭望皇慈曲軫天光下臨收還北闕之
恩免洊西廂之綴庶安分守永蒼生成

辭免知贛州

聞命以還措躬無所伏念某學徒泥古用不適宜六經
之間有全羣豈皆空說兩漢而下無長策何取遠功柰
何百未一施老已迫後今者尚蒙軫錄俾効驅馳而臣
已乞垂車豈堪展轡恭望 皇帝陛下矜其告憊賜以
歸休凡其未殞之年悉是報恩之日干冒天威臣下情

不任隕粵俟命之至

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宮觀

綸言誕布奎直躡陛聞命以還震心不已竊念臣蚤歷
華近晚試蕃宣盜起鄰封令其招捕是時群寇出沒三
州不啻十萬歿步官兵雖發三千兩月不至臣亟行招
刺驍勇鼓率土豪昭武南劍之間多行剪僇由是群賊
相率納款十已八九夫何仇曹忌其成功鑿空造謗被
毒十年而某杜門省愆不殊一日敢意天高日照特昇
隆恩欲望公朝曲賜敷奏收還成命免累公言實拜生
始成終之賜

再辭免知福州

某昨拜恩綸亟騰免牘繼班詔命未賜俞音感懼交懷
不容自己某竊念閩爲重鎮福實大州內揆衰殘其敢
冒昧重念某竊無事之粟已十二年曉夕以思如芒在
背所以連歲卷卷所懇納祿又况漏盡未休神理所忌
老不作蠶垂戒前編更望公朝重賜敷奏特寢八州之
命仍恭萬壽之祠庶幾上穆師虞下安愚分戴天履地
沒齒何忘臣下情不任戰栗俟命之至

乞休致劄子

臣仰恃隆寬輒伸賤歎伏念某孤忠樸學幸際休明被
遇寧皇延登法從繼逢上聖獲睹龍飛兩制八年再司
貢舉詎止宣勤於翰墨固嘗畢力於事功豈虞設筭之

深迄中含沙之毒掩衆長於一已駕已說於他人况大
明方揭於中天豈厚霧能霾於終日天聽甚邇國論不
搖今既及年所當納祿伏望公朝特賜敷奏許令致仕
庶遂初心天地成終之功麋隕不足論報干冒等威俯
伏俟命

二

臣仰恃春育海涵之度輒控其衷某伏念日薄星回又
新一歲居然蝗粟益重負芒分量既盈公言可畏頻年
干瀆未拜俞音伏望熏慈重賜敷奏念其依歸之久憐
其懇禱之切如其所乞令其致仕再念某秋冬以來摧
頽日甚目暗不能眎膝緩不能行跬步須人僵仆無日

矯首大造早賜餘生庶幾未隕之年猶是報恩之日天地父母所不及之恩也喋喋塵瀆罪不容貸某下情震勺俟命之至

表箋

賀明堂大禮告成表

躬三歲之祠一奉 祖 宗之典消九秋之吉又新神聖之儀馨德昭聞休祺狎至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顧謏敬迪靈承合乾造之大和體皇穹之佑命歷祿清廟精一意以肅將升禋紫旻格三靈而叶應懽聲所暨際海惟均臣玉館祈天竹宮望日奉璋文廟阻陪顯相之庭奏賦太清頌繼詞臣之頌

天基聖節賀 皇太后表

頤壽聖人方沸八荒之頌介福王母寔均四表之心應皇家始命之時侈慈極同天之慶中賀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參元化德合太初惟其功在宗祧而不居所以燕享天心而無已臣日詹南極星拱東朝雖七秩題期曾莫伸於虎拜然萬齡紀錄尚益衍於鴻圖

賀 皇帝表

天地泰初丕應造基之始宗祧大慶於昭紹統之祥驩浹兩宮春和八極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纂 聖祖神宗之服傳明王盛帝之心唯其一視以同仁所以萬年而受祿臣攷先天之易知膺命之符望九色之霞若隔

層霄之霧效三呼之嶽長傾下土之葵

賀元正節表

端平美號已表新元泰和有初當在今日既盡繼志之事必慰在天之靈 皇帝陛下堯聖盡倫舜稱絕德續紹已逾於十稔儉勤常若於一朝月之微月之端載歲一王之制孝之終孝之始永垂萬世之規

慰 皇帝表

歷年主器素繫人心一日乘雲難知天道九重悲動四海哀深恭頌寬無益之思觀不窮之數丕承眷命方開祖烈之光茂建元良永篤宗祧之慶

浙西謝表

畢三年之制僅竊餘生司八郡之儲遽蒙誤渥方起家而拜命俄入境以觀風望近雲天臨深淵谷伏念臣嗜古雖力施今則膠初無康濟之才徒抱經綸之志平生踈樸既懶趨驃騎之門咫尺寒溫亦罕至長安之第芻叨簡拔濫筮周行四閱年華五盼勅目甚慚瑣質疊滂清資覆載難名涓埃莫效迺因積釁今偶未亡敢期一節之華頓下九霄之峻控辭不獲亟赴所司茲蓋恭遇吁咈群言照臨百辟采新田之芑已急儲才樂在藻之魚尤令當位肆如謏腐亦效馳驅臣敢不愛日程功飲冰率屬體政和兼領之意務在豐財思淳化設官之原尤先平糴期殫尺寸仰答萬分

讀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繳進經筵官詩表

堯書竟秩端由時敏之勤鎬宴疏恩輒玷罔功之賜省
循所被怵惕靡任竊以轍改東都系隆南渡祖宗基緒
復之於艱難險阻之餘朝廷紀綱正之於板蕩陵遲之
後士氣悉摧而獲振道統幾絕而幸傳顧三十六載之
偉烈宏模寔億千萬世之重規疊矩爰暨嘉定之六載
始成聖宋之一經故凡更化之集勲莫匪詒謀之有典
皇帝陛下初承寶祚首讀瑤編四閱年華僅周篇秩仰
惟 祖訓咸在 聖心蓋高明自得於精微而誦說僅
分其章句今焉霈澤乃爾濫沾綸綍輝煌寵靈赫奕飽
八珍於舜餽沃三酒於堯尊華韞飾洼水之竒紫璞範
端溪之產香分仙木茗界靈芽顧此便蕃若爲稱塞臣
等唯有俯陳篇什仰贊恩徽申述丹衷少酬洪造願如
成湯之好學銘盤孟而德日新切比元和之獻詩奉
太后而天齊壽

謝曆日表

右掖左馮獨望堯雲之近東賓西餞首頒漢曆之新恭
惟象日欽天用賢事帝惟不紊義和之命故能推虛昴
之星期同稟於海隅春先回於日出臣敢不式遵乾度
載飭人時正會有儀萬壽莫陪於虎拜歲收不散三農
長慶於魚占

謝除吏部侍郎表

纂言西省滿歲偷安贊事左銓一朝誤寵更陞奉於史
館仍申命於詞垣控避莫回凌兢以拜中謝竊以周立
冢宰寔統官常唐以中書兼領吏部故能區別流品進
退賢愚不以格拘是謂道揆馴至後世分爲列曹旣曰
有司但當守法柰何持者不力撼者無涯挾故者私干
恃權者公奪條叙旣廢吏謾益紛至若代言尤當遵簡
鄭收動無滯思管閣同僚陸彘漠不經心毫飛長紙或
九制立揮於退朝之頃或數詞已占於對客之時至若
遣子代爲斷臆求本或掩關而謝謁或閉戶以抽書貽
笑當年遺羞往牒敢圖久假竟俾爲真伏念臣自量迂
愚不求聞達悠然半世漫爾微官但安寂蔑之濱忽玷

招徠之數更歷萃貫點滂清班方終陟屺之篇又賦登
畿之節未周歲籥復覲天威日月幾何風雷翕忽超貳
中曹之事重參右掖之聯允謂徼逾若爲稱塞 皇帝
陛下寬仁堯舜勤儉禹湯坐觀世故之推遷洞見人才
之忠佞遂令寒暄頓冒華腴臣敢不深思所蒙惟當自
力銓綜一遵於成憲敷綸必戒於甘辭才雖乏於三長
慮尚幾於一得壯行幼學敢少負於明時厲節爲忠竊
自期於他日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選部分曹再周二補容臺貳事一旦爲真合兩制以維
新纂二經而仍舊恩隆莫荷責重難酬伏念臣爲學甚

迂受資益戇管蕭徃矣分非當世之才箕穎悠然但作
故山之想芻叨抽擢浸服清華言語侍從之臣昔爲盛
選內外書命之事兼者幾人豈以凡庸有此超躡 皇
帝陛下與天同量立賢無方勇者百鈞每量材而惟稱
蹇而千里迺至臣而輒差臣敢不驚者鞭之少展平生
之力月幾望矣終期暮景之全

謝除禮部尚書表

國有司寇奚補攝承汝作秩宗遽叨真受祗服龍章之
渥濫陪鷺序之升中謝竊惟政化之機無越禮刑之具
禮旣明則刑可措刑雖用而教寔行蓋先王秉德以相
須至後世失經而偏廢將欲復盛時之治必先求當世

之才如臣者爲學甚迂受資尤薄蚤歲頗期於自見中
年益困於無聞仰被先皇特達之知擢真法從論思之
列金匱石室之秘旣許濡毫鸞坡鳳掖之間更容兼筆
逮皇明之繼作又天寵之頻加首令進誦於金華亟使
超司於玉貫榮垂五印報茂一毫方俟黜幽反蒙獎異
丹書尚著未能虛周圍之囚綿蕞空存寧復識商臺之
禮初承明命寔震愚衷 皇帝陛下稟堯舜之聰明而
守之以謙躬禹湯之儉勤而持之不息猶欲急聞忠讜
博覽英竒以光先帝之傳以茂中天之業遂形一札徧
及群工且元勛猶未覩於加恩而臣等乃例叨於晉列
主如史館嘗備闕員今以遷官又僥陞次外拜萃渥內

抱兢惶而臣敢不惟直以清由夙而夜樂同和禮同節
尚當求理義之源經三百曲三千庸敢泥威儀之末

建寧府到任謝表

祈閒五表冀弭餘菑疏渥九重輒叨異數控辭莫遂拜
命知榮中謝竊以南渡宸奎莫峻堯儲之直東甌節鎮
獨高舜履之封唯久班常伯之聯始克稱公朝之寵如
臣者虛庸特甚忝冒尤多歲月因循稱効寂蔑分量既
溢菑害日侵所冀歸休庶幾弭咎幸蒙從欲又拜腴恩
皇帝陛下盛德圖終至仁惠下既屋經筵之侍尤優詞
禁之臣遂使孤蹤亦冒殊寵臣敢不江湖望闕畎畝戴
君付以菟符當開萬井三登之樂畀之祠館尤虔兩宮

萬壽之祈

謝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表

江湖地迥六年深丹闕之思閭闔天開一日疏紫宸之
渥惟簪履俯憐於舊物故絲緝遠抵於空山戴荷莫勝
感懼何已中謝伏念臣學無他術守但樸忠被遇寧皇
延登法從親覩時乘六龍之日首擢秋官八座之班末
自北門叨守南服雖一髮不慚於俯仰而百謫頓生於
滿盈儻或爲議者之言當畀狗猪而不食如其爲讒人
之妄則投魑魅以何辭固知噬犬以棄人唯欲飯牛而
待旦果上聖啓端平之運致敷天絕銜茹之寃六合光
芒一洗沉滓 皇帝陛下體大易柔剛之義行春秋生

殺之權頃焉龍德正中布湯后優優之政今也廟謨獨
斷昭文王赫赫之明雖弛張已合時措之宜必沉潛以
養高明之克是以上而二氣之叶序下而群品之昭蘇
顧若微臣尤涵大育下祥光於蒙昧之谷回陽和於凝
沍之時進之奎直以華其名賦之祠粟以贍其乏光榮
特被報稱難圖臣謹當不負幼聞益堅晚節服堯舜無
為之化詠羲黃有道之年今幸遇昌辰其憂以天下樂
以天下敢不嚴真奉多男祝聖人壽祝聖人

代賀 太皇太后還南內牋

神仙別殿頃從文祖之遊閭闔連宮今答神孫之請許
年移御此日重還恭惟福備三朝道隆太妙定宗社之
大計撫國家之盛時四海之老皆安一人之孝無極臣
肅將明旨欣際熙辰玉闕峩峩長享安寧之養璿源袞
袞永觀紹述之休

代賀 皇帝表

駕肅東朝幾載極文孫之孝仗還南內一朝開太母之
心家國儀刑神明感格恭惟道稽三聖法垂百王謂方
鳴蹕清道五日而一朝孰若步輦乘茵終朝而三至懇
祈既力精誠遂孚臣將命奚堪逢辰斯幸寧親神而歡
四表聿觀風化之原混天下而為一家行睹規恢之業

代賀 皇后牋

望長樂之宮常懷定省接椒房之殿今奉晨昏仰體聖

衷深諧孝德恭惟道參乾極德配坤元屆親蠶繭觀之
辰躬問寢龍樓之節贊謀中禁成典外朝臣身阻班庭
分嚴進牘事光前代薄唐朝西內之淒涼化格敷天動
李密表中之懇惻

代賀平蜀表

殘虜浸平方講內脩之政狂童忽橫輒干自殄之誅宗
社叶休人神共快臣仰思 列聖積累之盛實基萬世
延洪之休率土承有截之風含生知面內之義疇謂元
惡敢包禍心忘公朝亭育之恩隕私門忠孝之緒三靈
憤怒九牧囂騰果在涓吏悉就摧剪茲蓋聖武不殺至
仁好生雖神戈不至於坤維而皇靈如赫於天際仍俾
脅從之類咸沾蕩滌之恩洒然汚染之區熙若清寧之
地臣肅將明指幸會熙辰此日藁街已正鯨鯢之戮他
年渭上更來氈毳之朝

代母舅黃寺丞處州謝表

晉丞卿寺莫稱使令退守侯邦又煩推擇經年湏戍揆
日合符德意恢洪恪心宣布臣某中謝伏念臣奮身寒
遠遭時休明蚤竊儒科浮湛州縣晚登薦剡點汚班行
簿正大農參聯外府備殫綿薄亡補絲毫自請牧人乃
叨乘障睠言古括允謂輔藩山深水幽夙名簡靜民貧
土瘠今號窮空何取虛庸恐難稱塞 皇帝陛下體乾
立德秉巽行權固本寧邦先於屋下分符置守要在擇

人知臣悃悞無華務行實政謂臣筋力未憊可備前驅
况臣頃獲陞辭嘗伸奏牘興利除害守法奉公凡所建
言肯如空說力圖一得少報萬分牧羊去其敗群烹鮮
期於不擾上以體朝廷共理之意下以遂田里舉安之
心

代浙東提刑謝表

司庾東郊甫終荒政出函西掖就昇祥刑不移舊封恍
驚新命伏念臣愚闇而不逮事行能無以喻人開黃卷
對聖賢力希前軌向赤霄問岐路絕意榮涂偶被薦揚
浸叨簡拔五年趨闕毫髮無所建明一節渡江筋力不
敢自愛拊摩饑饉蘇醒札瘥謹謹自勞徃徃無補偶逃

深議力詭後圖冬隙浚波講求水利年豐積廩務欲糴
平以次施行未見經緒少遲且莫庶露消塵習下恩言
俾專臬事方君行仁政務臻三尚之寬欲下無冤民尤
謹庶獄之任仰思至意俯揆非才恭惟穆王詳明虞帝
欽恤上慕衣冠之畫先期囹圄之空謂 祖宗家法之
傳以仁立國故中外監刑之事奚擇非人矧列王畿尤
關天慮謂臣當一旱再澇之歲粗知愛人付臣以二議
三讞之權必無濫法因加推擇亦免將迎臣敢不小大
盡情出入以理嘗聞諸夫子當求無訟之源庶幾如臯
陶仰贊好生之治

代岳州到任謝表

分桂水之符芻纏巨痛付巴丘之印游拜明恩辭軒陛
之崇嚴宣詔條之寬大伏念臣有濟物之志無過人之
才慨念先臣輔皇朝殆逾十稔不肖後嗣望清塵如隔
三生嘗滂中除旋從外補甫畢素冠之制又叨黃紙之
書唯有糜捐或能稱塞恭惟濬堯帝能官之哲深武王
恤遠之仁謂是偏州均爲共理念臣已試一壘當諳田
里之隱微察臣久侍上都素識朝家之德意責之來効
或有可觀惟此岳陽寔惟湘會歷攷晉人之遺跡猶存
杜預之壯圖拱護武昌要識輔車之勢鑿開楊口實爲
襟帶之區方當閒暇之時不費封畧之志臣敢不激昂
自奮平易相安齋公府之心當益守實庠之拙鷲固長
江之險或能尋陶侃之規模

代總領到任謝表

始承威命甫任將輸旋拜恩言就移給饗仍陞卽選增
重使萃沛然天澤之溫凜若淵冰之薄臣竊以環師仰
食固自平時厚稍增屯莫難今日居者行者之皆餽所
謂以十人之食而食五人新籍舊籍之浸多大約以兩
月之糧而支一月旣屬供調浩繁之際復承術意詳盡
之餘優於昔則將奚以加減於前則滋所不可要必變
通而無滯庶幾左右之具宜乃以乏人竟令克位如臣
者受資不穎遇事多迂謂幼欲學而壯欲行雖抱卷卷
之志然濟時務必須時勝終無犖犖之才方奉詔以飛

芻泔更書而總賦初謂朝昏而代置寧期俄頃以爲真
方大計之仰成豈薄能之足倚此蓋伏遇持兵禦水措
國泰山歌采薇戍役之詩奚憂獫狁壯淮甸藩籬之勢
漸向關河欲於多事之時責以難能之效臣敢不念深
扞圉顧厚本根無橫賦而有贏貲敢不體昔賢之意卧
連營而皆宿飽庶令知 天子之恩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三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四

議 附進士事

御名議

昇 南唐李高祖名兼 太宗諱日故其支下子孫如

真宗 英宗 哲宗 欽宗 皆從日惟

太宗從王所以 孝宗舊諱亦從王今以王爲偏傍甚
合 太祖支下之意

璿 璿字前代帝王未有用之者似可用

畢 既是武陵東海二王名最唐昭宗名兼亦是

太宗支下所用者似不可用

的初意竊謂太宗御諱從日其直下數朝多取日字
所以今諱不欲從日惟太祖御諱從王故欲以王爲
偏傍又勻似二日今若不拘此說則此字亦可更乞裁
處

太宗御諱從王故欲以王爲偏傍又勻似二日今若不拘此說則此字亦可更乞裁處

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議廟號
議曰臣聞皇墳帝典咸述於徽謨玉鑰金函悉儲於美
號然史紀五帝之壽於古獨高而商稱三后之年歷書
有永蓋履位既久則膏潤之被也必深而享國既長則
治功之凝也必盛唯功德之兼茂宜名號之益章恭以
熙朝上承堯運仁皇御曆四十二年高宗中興三
十六載備淳熙之繼體亦四七以承休逮我光皇垂及

三紀義昊而上莫可訂詳詩書所編於斯爲盛昭德作
謚豆鑒在茲恭惟大行皇帝夢日開祥神光闡瑞萬善
衆美天授神鍾迹其登賢聘逸消庸斥回放勛之明也
歡奉兩宮善述前志重華之孝也食不御珍衣常屢
澣大禹之儉也陰燠小愆露禱清禁文王之畏天也未
斯眎朝暑寒不變宣王之勤也眎民若傷念兵若已敬
大臣恤小民察邇言而莫惑聖讒說而不行郊廟迭舉
以隆報本之心親幸儒宮以示右文之化日惟一講肇
始再臨錄宣聖之後賜諸儒之謚奧學上窺於軒昊飛
毫俯爛於雲章既書說命以賜輔臣復翰無逸以置座
右蠲兩浙丁錢之困減江東折帛之重建學以屋宗枝

錫廟以表忠節苑囿不脩游幸絕跡禁令特嚴於金翠
仁心下逮於宵翹聞民食之稍艱卽發豐儲之廩念民
生之不易數捐內帑之金凡帝軌王塗聖言哲行若脩
身之三德暨爲治之九經無不躬蹈而力行積久而不
懈用是純德上格寔意下孚五雨十風群生茂豫冰天
桂海愛戴同心重譯鞮鞞連歲輸忱四世金讐絕幣不
與粵自南渡塊土未還今也名若魏梁大若齊魯畧河
以北循山而東奉圖職方請印少府而又中土人心影
從風動豪士則挈州送款黔民則襁褓歸仁列處邊亭
凡數百里萬艘餘粟沾及儉荒矧其傳國古璽元祐寶
章與夫薦天之璧祀廟之噐爵尊環珂鐘律鏗鏘列玉
大圭盡歸廣內邊吏不絕受史館不絕書履德於踐祚
之始收功於真積之餘巍巍煌煌光洗六合如清風戒
曉而白日昇如蟄雷起春而應龍奮良由德盛於身故
功顯於世本末有第非倖而致仰惟玩志穆清觀道昭
曠宜千億歲比筭三皇顧以求衣中宵忘食過旰焦勤
聖體寢爽天和旣愆豫於逾旬尚臨朝於一日若與臣
子永訣仙凡自是廣庭不再清蹕三靈爲之色變萬宇
爲之心摧初玉几甫憑亟命聖子丕承大統盛德日新
謀惟先帝之詒孝極慈帟之奉而又首遵母后
之訓必行三年之喪付託得人海邦胥慰體天議謚亟
命末臣臣是用循列聖之規刺六經之制闡章天之

藻德酌希代之雋功合爲徽稱用昭億世謹按謚法功
施於人曰仁聖德廣運曰文知人能官曰哲闢土斥疆
曰武接下不驕曰恭繼志成事曰孝夫澤流方夏餘被
北方非功施於人乎道統旣明邪說自殄非聖德廣運
乎信賢逐佞至明不惑非知人能官乎北方輿版日衍
月增非闢土斥疆乎群臣謁奏竦躬危坐非接下不驕
乎憤解百年功光 列廟非繼志成事乎夫賢起有堯
之野萬國咸安舜躬天德之全出寧四海或遺大龜之
寶亦取安邦或惟武功之圖亦貴能救然則寧之爲義
大矣哉夫植顯號建鴻名必也稽之事業攷之僉輿閔
諸百聖而不疑質諸鬼神而無媿故薦於天而天心受
陳於廟而帝意愉芾昭曰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
謚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
廟號寧宗

祧廟議

謹按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云王者祖有功宗
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故七廟之外猶有不毀者
可以觀知其明德也夫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此商之
七廟也至於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此則出於七
廟之外而不在于七廟之數也是以晉元帝議立太廟
而太常禮官以爲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
禘而已由是言之凡宗有德而不遷者皆在七廟之外

也明矣自商有七世之廟由周而來未之或改至唐開元增爲九室是爲九世國朝倣唐立九廟故

太祖 太宗爲一世廟 真宗爲二世廟 仁宗爲三世廟 英宗爲四世廟 神宗爲五世廟 哲宗 徽宗爲六世廟 欽宗 高宗爲七世廟 孝宗爲八世廟 光宗爲九世廟然以前代考之 太祖皇帝爲帝者 太祖之廟蓋萬世不祧正所謂與 太祖之廟而七固在於九廟之數也至於嘉祐制書以 真宗爲帝者宗百世不遷元符制書以 仁宗 神宗配商之三宗永祀不祧紹熙制書復尊 高宗爲不祧之廟夫 仁宗 真宗 神宗

高宗親盡則當祧非若 太祖 太宗之比今俱以功德而詔以勿遷勿祧此正書之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與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固當在於九廟之外可也夫 真宗 仁宗 神宗 高宗既在九廟之外則自 太祖以至于 光宗實爲五廟而已光宗爲五世廟則 大行皇帝始爲六世廟如是則於祖固無所祧於廟亦無所增質之於經而爲當參之於禮而爲宜固無一而可議者若曰 真宗 仁宗 神宗雖不可祧而實在九廟之內公而下之當以次而祧然 太祖 太宗既萬世而不祧 真宗 仁宗 神宗 高宗復百世而不遷則九廟之內已存此四廟此外惟五廟而

已他日或又以功德詔曰勿祧則不祧之廟將不止於四而五廟當殺而爲四爲三勢將至於祭禩而已其可哉區區之愚質之經傳謂大行皇帝始爲六世廟無可祧亦無可議者惟增展一室以祔大行皇帝謹議

明堂中辛議

近者伏睹制書易郊而宮區畫之善萬口一詞但今歲季秋上辛乃九月八日初五日合致齋乃適係顯肅皇后忌日考之國史事有相類者如紹興元年明堂初用九月八日後改用十八日得非以忌日不可致齋乎四年明堂初以九月五日後改用十五日其避顯肅之忌明矣而當時乃以未得九月節爲言然祭用辛日惟取

新潔之義而已曾不計其氣候也今歲九月十八日爲中辛而十六日已立冬切慮或者又以冬爲疑然隆興二年初以十一月二十九日南郊後以晦日改來年正月上辛然則易冬而春其不拘節氣也審矣區區管見合用中辛於義爲稱伏乞朝廷更下禮官參酌施行

邊幣議

殘虜不道殺僂邊民然其辭則以幣言也犬羊之性人進則退人退則進彼固謂我可以恐喝也得則取積年之幣否亦苟數月之食吾力雖未爲全而在彼則甚僊非丙寅丁卯比也法當悉銳以挫其鋒使所至失利垂趨而遁截其歸路隻輪不返然後使可遣幣可議爾許

國之說不爲無理姑令條畫何人可將度用幾人賫幾日糧幾日而成功彼之居守者何人守兵若干其領兵而出者何人戰兵若干韃鞨已與之和否乎大盜已與之爲一否乎知彼度我纖悉條上其行與否又在廟謨耳雖然功業見乎變而守常蹈故乃自昔中國之患韃鞨所當結豪傑所當檄邊將自爲之 朝廷無與焉成則享大利否亦無損於毫毛用力寡而成功倍否則邊事一開將不止一殘虜而已管窺無長然不能自嘿唯朝廷擇焉

進故事

周顯王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亦

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甚哉賢者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蓋堯舜之肇立人治三代之享國久長莫不以得賢爲基故春秋戰國以來凡數百年餘澤未泯當時列國爭以得士爲重然

則齊威王之言非春秋諸侯之言唐虞三代之流風
遺法也雖然當是時豈惟齊哉楚以得臣重鄭以子
產重晉以叔向重魏以田子方重燕以樂毅重自是
而後漢唐開基之君守成之主皇皇汲汲求若弗及
蓋亦習見三代戰國之遺而深監二秦賤士之失也
炎緒六葉至于武皇雄材大畧運動一世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典大學脩郊禮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
詩樂建封禪服匈奴平氏羌蕩南粵紹周後國勢尊
疆治効彪炳亦既同風三代矣而帝也方且今年求
茂異明年舉將相既招獨行之賢復思躡弛之士若
一時不足於用者何哉唐之初造四方未一干戈未

收乃開館宮西延置英傑異時所與基三百載之業
成正觀之盛若杜如晦若房玄齡若虞世南若褚亮
若姚思廉若干志寧之徒皆極一時選畢萃天臺亦
若不可一朝緩者蓋高祖太宗知夫翊扶昌運垂憲
後昆非若是不可也下而戎狄異類之立國亦必以
人不然元魏之據有中土胡爲而獨久哉戎狄之窺
中國也亦以人而爲叛服不然何以虜酋相戒頭勿
以晉爲圖哉然則是道也戎狄猶知之其可以堂堂
中國而無可憚可畏之人乎矧今也新附未一外扞
未嚴將貪且陋而不足以鼓英豪兵怯且貧而不足
以應緩急人心未奮士習未清羔羊之操微骨鯁之

風熄管仲有言一歲之計在植穀十年之計在植木
百年之計在植人蓋人才之盛非一朝一夕之功也
涵養數世封殖百年然後可以足一代之用夫苟長
育之功不加焉則前者浸沒後者未成世變不齊人
才中乏識者蓋深憂之故臣區區之愚謂已成者當
晉擢之未成者當長育之不唯可以供一世之求抑
亦可以遺子孫之用雖然奇才不世出中人滿天下
必得夫文武兼資望聞蓋世者而用之則其在朝也
可以尊中國之威在外也可以壯長城之勢雖中外
有故倉卒變興而國勢自重於九鼎人心亦安於泰
山矣方晉南渡士大夫有見王導者曰吾今日見管
仲無復憂矣然則有如導者安得而不憂邪導不足
言也堯舜之智不徧物也親賢之爲急唯 聖心加
之意焉

隆興初北方歸附日衆宰執建議請於唐鄧海泗諸州
置止關隘凡關之外有以全城送款者用周人封建之
法以其地之廣陋而王侯之賜之鐵券許其世襲土地
貢賦悉資用度刑賞生殺並照勅令施行更不奏審每
歲正旦朝郊祀即令陪位遇有警急更相應援義同一
體以圖久遠之利

恭惟藝祖受天明命奄有方夏幾二百年矣乃姦諛
誤國裔戎亂萃赤縣神州淪於區脫今天人効順尺

乃不煩循山而東畧河以北請命下吏願更印綬此
千載一日之逢也然經理區畫招徠還定使復爲全
壤者非一手一足之力一朝一夕之功也蓋寓度寬
者可以集衆智貨利薄者足以得人心必能運動於
英豪乃可并包於閩外深觀諸將未見其人又况氣
偏東南地裂西北懷近安者遺後患圖久逸者先暫
勞審勢度宜莫如分建助其不給永作屏蕃二虜於
是而窺覘群盜於焉而叛服設施一中孰不懾心三
邊有休息之期四海遂安平之望否則藩籬旣撤內
動牽聯財匱力殫孰知底止歲月緬邈蚌鷸相持幾
不再來者古今事變之常覆護癰疽者自昔中國之

患儻今日之事眎僅同於膚髮則他日之疾决不至
於腹心千載良謨定於俄頃大抵功貴能立尤貴能
收漢高英明亟定諸將之賞唐宗猶豫倒持藩鎮之
權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唯陛下亟圖之

紹興十五年三月 高宗謂輔臣曰朕觀五十年前人
才皆是 仁宗涵養所致以此知人才正在作成也蘇
軾亦言竊觀 仁宗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
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
能淳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

至哉 高宗之言乎真萬世帝王之龜鑑也天之於
人才無代不生也至於培之則成作之則起沮之則

銷落委之則斷絕此又係乎人君之責焉爾昔董仲舒之告武帝亦曰陛下思徃古以求賢此堯舜之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然則人才之成亦豈一朝一夕之力哉百年養之一日用之平居無慷慨之士則臨事無激烈之人臣嘗汎觀士大夫之間矣人心未奮士習未清羔羊之操微骨鯁之風熄夫苟長育之功不加焉則前者浸沒後者未成世變不齊人才中乏識者蓋深憂之雖然竒才不世出中人滿天下故臣區區之愚謂已成者當封護之未成者當養育之不惟可以供一世之求抑亦可以爲萬世之計昔者齊威王謂魏惠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十二諸侯皆來朝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夫以蕞爾之齊而其國中可恃之才其盛猶若是矧今日撫中興之機圖中興之業可不以是爲急務哉惟聖心加意焉則宗社幸甚

唐大曆十二年秋大霖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滂稱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嘆息久之曰縣令

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竊聞積雨害稼雖三代盛時間所不免惟聖帝明王
不以爲天數而必以爲天戒故側身脩行上之所以
畏天者爲甚至蠲租已賦下之所以恤民者爲甚深
故水旱雖出於天者也而使之不能爲害者是又君
之所以爲天也若乃庸昏之主非歸之於定數則諉
之於適然是故告之而不知警之而不懼而禍敗乃
至矣雖然代天者君也析地裂壤而與君共理者守
令也不幸一方有水旱之異徃徃掩覆率不以聞其
或言之不曰旱不爲虐則曰水不爲災此風相仍千
載一日唐大曆十二年秋霖爲害黎幹言之而韓滉

沮之御史核之而劉澡又欺之向非代宗英明則上
下蒙蔽何由明白善乎帝之言曰秋霖溥博豈得渭
南獨無又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當言損何不仁
若是乎至哉斯言萬世人君之軌範也惜乎代宗明
足以燭姦而罰不足以懲惡欺君害民有爲劉澡者
誅之以警其餘可也乃僅自令降而尉焉使爲臣子
者何憚而不爲欺哉恭惟 陛下盛德格天歲書大
有然一氣嘿運升降靡常廼者五月之霖幾於太過
邇日之雨亦近於霖浙右諸州地勢卑下所傷已多
他郡積雨之餘螟螣盛生戕賊禾黍而福建諸郡又
復有苦旱者臣愚竊慮郡縣壅不上聞欲望 陛下

仰思天戒俯念民生亟下明緝申飭守令凡有損傷
速以實奏如隱而不奏與奏而不實命臺臣監司覺
察重寘于憲大則勒停小則鐫黜庶幾上荅天變下
慰人心抑臣猶有愚忠敢畢其說往者梅毒未爲太
過而江淮城郭間有頽圯甚至都城西隅亦復坍塌落
數丈質之古史稽之前代水陰象也亦兵象也已事
前聞瞭然可鑒惟 陛下內則益加 聖心外則益
脩政事使菑害日去福祿日來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取進止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八年六月丙寅樞密院進呈昨得
旨令密問淮西總領葉宏郭剛軍中刻剝軍人虛實據
葉宏回報郭剛別無刻剝止是舊有軍須庫俵布搭息
一事 上曰卿等可諭都承旨傳旨宣諭郭剛令日下
住罷併本息蠲放仍令責問本人號曰老將猶有此等
事卿等可更切責葉宏既職事是報發御前軍馬文字
此等事如何不早以聞必待詢問然後方報此後應諸
軍凡有刻剝等事須即以實奏聞

臣竊惟 國務莫大於備邊邊備莫急於養兵軍中
委瑣徃徃人所難知臣得之營壘者頗悉試陳一二
焉諸軍調發或回柵拆洗所支發遣錢總所支降未
到即借兌於軍中備急庫比總所錢至自合正還今
乃暗收總所之錢明作欠眼按旬堯除又於支給之

際或二分或三分折支鐵錢交子軍人安得不困邪
此其一也諸軍每旬券錢元降旨揮會子七分鐵交
三分今會子一貫市換鐵錢三貫四百乃止以鐵交
三貫一二百準會子一貫與之減克於錙銖軍中又
安得不困邪此其二也諸軍赤勞並已勘同然後出
給今糧審院率以小節不員追逮軍司合千人千里
往來絡繹于道得賂即釋動數百緡被追之人無非
哀率軍人又安得不困邪此其三也朝廷清明賞功
不吝今乃每上功狀必行筭歛賞功未下已困饑寒
此其四也箭手臨陣施過箭鑿軍司已即申報消破
元數而三軍回營之日不分施用及委棄之人並勒

買納却以其納過之數作添置入帳支破官錢此其
五也諸軍擺鋪專傳羽書今乃令其擔擎籠伏甚於
軍期山溪水漲殞於非命或稍沾水濕則懼罪而逃
此其不恤者六也陣亡之卒其妻與女法當措置嫁
遣軍中乃今不恤使之流落失所軍人見之莫不寒
心此其不恤者七也一壺之醪可醉三軍片言所臨
溫若挾纊平時不恤其困苦臨陣乃欲其授命古今
無是理伏願

陛下疏其貪狀示以顯侈仍戒餉臣隨事奏發使諸
將股慄咸畏 陛下之明三軍聽制咸知 陛下之
恩則戰守攻取何患其不如意邪唯 陛下財幸取

進止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比來州縣受納秋苗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行禁止三年 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於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

臣竊惟兩稅之重莫甚今日而州縣濬吏又從而取贏焉夏稅有絹秋稅有米以今準古可謂重矣絹有本色以物力取也又有和買以錢鹽易之也今皆無焉白取耳然亦各有法則焉比年以來州縣受納每疋之重至十三四兩其幅之闊至於二尺二三寸以直計之不下六七千絹不及等則又從而拘沒之夫

本色絹取之既重而和買絹官又白取况上供之絹不過以之給官與兵耳何至過重與闕徒以困民若是邪至若秋苗則州縣斛量尤爲非法升幾於斗斗幾於斛斛則加倍大約二石方輸一石輸及其半則廩庾已溢於是或折楮以便姦或易秫而爲釀秫之直高於杭也民何以堪恭惟九重惻怛之仁朝廷寬恤之書無日不下郡國而民之憔悴於虐政者如此且比年三邊戍兵未撤而內郡常賦朝廷未嘗銖兩增焉今也內地之民反不若邊民之猶被優澤者良以貪狼之守餓烏之令剥啄生民無有紀極所至田野十室九空凡以爲此臣愚欲望陛下仰法高皇俯

念邦本特班明制嚴飭監司緝之重輕各仍本州之
舊無增無過其不中度者隨即給還使之別輸無輒
乾沒仍勅戶部無輕退庶幾州縣不得並緣爲姦爲
蠹秋米斛量止取常耗無創私斛以沃貪饕儻稍格
詔旨按發以聞監司故縱則御史劾奏庶幾橫歛少
戢民力稍寬元氣充盈至和感格宗社幸甚生民幸
甚取進止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四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五

策問

癸未知貢舉 詩賦場

問正月元日上御路朝發德音下明制加寵儒先恩施
甚備既越日又以張公載節惠之典未舉復命賜之夫
元者天運之新也王治之始也乾坤闔闢原於意端朝
發九重夕孚四海學士大夫可不仰體明指深探大原
而以躬行自勉哉雖然道非異物也由開闢以迄于今
天地以合日月以行星辰以明草木以蕃山嶽以峙江
河以流民生以遂人極以立皆道也揭之則光委之則

晦至若流行於宇宙間則未始一日而或熄不爲堯而
存不爲桀而亡也是故欲與諸君議其凡焉蓋自大極
一判伏羲神農黃帝首發其秘者而後之言正統乃始
於堯舜何邪三聖而後自成湯文武以至于洙泗見之
易著之書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當時猶以爲文章可
聞性天不可聞又何邪諸儒迭興同尊孔氏同信六藝
宜若無異焉者至其備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
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敷陳往古掎挈當世不知荀卿
子之書果能羽翼增光邪又若上酌天時盈縮之數下
推人事成敗之端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陶冶
大爐旁薄群生不知楊雄氏之學果皆淵源洙泗邪王
通氏微而顯曲而當旁通大義洪闡教源上不蕩於虛
無下不局於噐用唯義所在果足以接獲麟之統緒邪
韓愈氏隄障橫流矯拂媮末撥衰反正洞視千古果足
以表裏軻雄佐佑六經邪雖然得於心者精聞於耳者
末繫欲動而爲天下道言而爲天下則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道統主於上則關百聖而不慚道學傳
於下則垂千古而不敝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曰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有如發育之仁陶成之化魚躍鳶
飛其盛若此諸君其何以稱之邪其以平時陶育大醇
躬行自得者詳著于篇庶以仰承聖天子崇儒重道之
意

癸未知貢舉

經義場

問古今一天下耳善審其勢者定其衡變其權使首不
軒尾不輕則天下可以長治而無亂久安而無危而世
之言治者則以爲運匪胥庭俗乖巢穴上聖御歷則極
與天同中代以還則因時施事不知大法大經之際果
有差別否邪夫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者制而
用之謂之法變而通之謂之神審什伍以相持明版籍
以相閱限夫田以絕兼并定五刑以折姦暴急農桑以
豐委積去末作以厚本業崇教化以陶性情表德行以
厲風俗覈材藝以別官品擇精悍以習師田脩武備以
嚴戰守申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勸懲察苛刻以

絕煩暴然則唐虞之所謂泰和三代之所謂長久而漢
唐之所謂紀綱制度其先後緩急亦復有取於此數條
者邪先漢初年意度洪闊涵之如海育之如春蠲租減
賦歲無虛時家給人足克然富庶乘犝牡者擯街遠守
閭閻者厭梁肉有若郡不貢士坐以蔽賢進得其人加
之上賞諂諛成俗微見厥初砥厲清風益嚴再造一時
之士鴻毛祿位泰山名誼姦夫纖萌望風摧落抑何士
習之易變若是邪詩書所載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威
越燕伐山戎趙武靈王服單于秦繆用百里奚霸西戎
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粵故司馬大史公有言今中國
一統席捲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終晏然不爲征伐哉

後遂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大抵中國盛則戎狄微戎狄強則中國弱攷之古而然質之今而否乾坤之策陰陽之數離合之機消息之理將以漸取之耶抑一舉而覆之邪抑亦待其自亡邪彼漢人所以固天命繫人心維國勢其意深矣未易諉曰不足論也諸君抱負英竒咸欲自見於斯世者其根抵六經追風三五運宇宙於寸心徹幾微於一指攷人才盛衰之故察天人因成之機行之後王者或不膠於古施之前代者或有取於今勿透勿迫科別而條析之以備明時之采擇

丙戌知貢舉

詩賦場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上揆之天道下質之人紀年不

名一也而曰元月不徒正也而加王說者謂人君即位必改元常事耳不以爲重然則果常事乎抑重事乎又曰文王即位已改元年矣而中間又改武王即位宜改元也而乃不改比其受商命也又宜改也乃又不改然則書元亦舊矣奚獨重於春秋乎或者又言元宜以天瑞然則建元元光之義亦有得於聖人之意否乎雖然一者天之所爲而元者聖人之所爲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三以往則巧曆不能筭矣顧變而爲元則毋乃有所執邪及反而求之於易則卦六十四也以乾爲首乾六爻也以律爲德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推而至於時成之位保合大和則元之用

大矣至象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又曰天德不可爲首何邪夫道始乎伏羲用於黃帝成於帝舜上下數千載間皆一元之功用也然伏羲之易機神義密非文王夫子孰能明之至神農黃帝三墳之書所謂象形氣之宜原陰陽之化與夫二聖傳心之妙則魏乎天地不足爲大纖乎塵埃不足爲細果皆合乎一元之運耶否則萃胥之俗泰和之風將何道以致之耶唐虞之廷天同神比都俞一堂之上三代賢佐當其君踐祚之初陳謨進戒編之書紀之詩燦燦有序不知孰爲澄源正本之論耶仰惟皇上躬承慈訓嗣纂炎圖收聰蔽明急先納問凡危言之罔拂正論之開明固已山積而淵

涵矣不知其先後緩急亦可得而言之否邪人謂祈招之詩緩而未切引裾之諫迫而不舒不知司馬溫公三言之要凡獻三朝然則萬言十事未免支離而德本化樞果皆不越乎是耶唐人大寶之箴先朝唐鑑之作皆獻於繼統之初其言凜凜其目繩繩不知孰可行於今日乎人謂一元之義不明千載無書法正始之道不著百世無善治其稽三墳之易以參乎春秋之元究唐虞三代之陳謨以合乎有唐之鑑使後聖之心一乎前聖之心而伏羲之治不絕於三代之後矧惟有司恭承御札奎畫煌煌垂訓明白曰文辭浮靡者必非備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之用又曰場屋私弊售僞亂

真法令具存所當申飭毋使僥倖者濫進而忠樸者見遺大哉 聖謨昭揭軌範諸生何幸獲逢初政之辰悉吐平時之學有司將得以觀其抱負而援之以上應務得實才之意毋冗毋畧

丙戌知貢舉 經義場

皇上睿性聰明聖學超詣日御經幄時發玉音凡於講學事親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分別忠佞之事莫不該貫古今通達倫類片言所加悉中機要而乃盛德謙冲不居其聖樂善忘義好問弗倦者何耶蓋昔者總章之訪君疇之學盤有銘席有戒暨夫詢八虞咨二虢度於閔天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求於莘尹凡所以卷卷若是

焉者以爲非若是固不可耶抑亦姑示其忘勢耶然當時之所咨所學者亦可得而聞耶雖然帝德之運備乎聖神文武之體而皇極之疇亦取乎沉潜高明之用夫明而不苛斷而不復仁而不失之姑息剛而不流於暴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非仁乎四罪而天下咸服則又非徒仁也勇智以表萬邦一怒而安天下非義乎克寬克仁惠鮮鰥寡則又非徒義也夫性具一德德具萬善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至於拔萃之才則獨稱上智矣乃有皇王帝伯之辯豈天之降才爾殊耶抑學力之至與否耶夫天也日月星辰也東西之行各不相謀而周天之期古今不爽得非其行不息其度有常哉不知若晝

夜之有經若四時之代行何獨至於舜而然耶漢之武
皇卽大位年未二十崇信至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
勝文景唐三百年首稱文皇年幾弱冠濟世安民二君
非三代之後英主乎而末年所就迄歎其初彼堯之兢
兢舜之業業湯之日躋文之不已所謂繼天而立道與
時而偕行者果皆至聖能之而成康已降舉不足與是
耶人謂自後世天德之論不明蹈中庸者或不能極乎高
明體博厚者或不能配乎悠久夫是以醇風緬邈古道
闕踈使生民耳目不復見雍熙之盛其信然耶繫欲振
三皇之綱紐五帝之維昉乎一念而被乎八荒等乎百
王之上而流乎萬世之下其論爲孰篤其指爲孰歸耶

其究天人之原融古今之極明乎乾坤不倚之德以參
乎天地常久之道是果六經之所垂憲而百王之所共
守者耶諸君何幸親遇初政之辰來應求賢之詔御札
丁寧務得忠樸正平之士上意渥矣毋忘納言之義益
殫歸美之忠有司將拔其尤以獻焉

試閣職

問雕題卉服被髮左帶之種蓋自上古聖人固已委之
窮荒之外彼其一起一仆一盛一滅皆其醜類蛇吞獸
攫互相搏筮互相雄長而吾中國未嘗問焉然五帝之
時葷粥已逐不知猾夏之蠻果其種耶或粥已微而別
有蠻邪夏商之際戎稱不一不識漢初冒頓之盛果其

類邪抑諸戎悉併而淳維忽起耶至若五種之胡散漫中土磐牙根抵虎眈鴟張乃日未靡旃胡亡胡存狄吞狄滅然或十年或數十年而盡亦或百年而乃殲抑何久近長短之不齊耶然則由五帝更三代以至于秦漢則所謂以戎滅戎固甚較著至若力所不足而求助於中國者亦時有之呼韓邪欲圖郅支也而請援於漢黠戛斯將滅回鶻也而借力於唐不知當時中國果何以應之耶仰惟國家德歆于天誕受天命卜曆萬祀蠢茲韎鞞干迷天紀日月緬藐漫漫百年以其時考之則過矣故我祖宗得請于上帝假手韃人火烈穹廬刃交芻膜遂使鯨困失水梟鳴毀巢今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

然以方張之狄臨垂盡之胡咫尺中原遲回累歲未能虜其酋而覆其族何耶豈以萬里逐利兵家所忌鞭雖長而不及腹耶抑初銳末困力憊連年強弩之末不足以穿魯縞耶又不然則游釜之魚巢膜之燕尚足以假息湏臾耶雖然連歲布欵約以連衡有如航海市馬之事固若黑白不侔然則果當從之耶慕容請命輸情甚悉而當時廷臣虎斃虎生之說不至坐失事機耶然彭鬣負矢以翼周北貊驅旌而佐漢縱擒伸縮作敵作使古人豈無遺筭可尋耶今欲遣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部一馘渠率再縛狂酋使穹廬之長盡識漢儀辮髮之民咸沾皇化然後告類上帝薦功明神上以

慰列聖之靈下以垂萬世之觀策將安出耶其悉數之
以備上之採擇

二

問經國莫重於邊備邊莫急於將然今昔異時離合異
勢攻守異宜雖無常勝之規亦豈無不可敗之法詎容
不講之於平時邪晉人有言大夫當功濟四海詎老
一儒哉故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
憂未歇也楚之甲士百萬不以爲懼子玉一將則晉之
君臣側席而坐爲國者其可無人邪被甲請行一飯米
斗固取乎更事之多者然官爵高年齒邁或不免於敗
而少年官輕者乃卒成雋功何邪佩弓四石繆補二丈

固取於萬人之勇者而射不穿札戰不乘馬亦爲當時
名將何邪定荆之役必六十萬三萬之虜必用六萬兵
固貴乎多也然提衆三萬而天下莫當領騎三千而虜
庭蹀血或多或寡何所用不同邪自古立國東南者以
江爲重所謂五十餘里之間僅屯數四則兵力固忌乎
分矣然所統七千人築壘十一烽火相望凡三十所亦
未嘗敗事然則或分或聚果孰便邪撫納新附聲薄河
南而靈武河中之事一以爲使一以爲敵何邪平澤潞
征太原討重進火李筠禁旅十萬威震六合官軍豈不
可用邪其謂禁旅不若土人契丹不畏官軍不知二者
果孰足恃邪上黨之役當時善兵者以謂當發忠武武

寧兩軍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不過數日必覆其巢然則官軍士兵亦可雜用邪雖然吳起兵家者流意其非兵不談也魏文侯一日問以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曰君能使賢者在土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里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夫謹黜陟培邦本定國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紀綱治本者而兵無與焉顧起乃以爲言何邪由前而論則其事詳由後而論則其說簡將孰從而折衷邪方今殘胡未殲久戍未撤其稽今昔之異同考籌畧之得失孰緩孰急孰後孰先酌其宜於今者而言之以備廟朝之采擇

試上舍

問頻歲金穰餘糧棲畝年穀一侵農輒告病何耶聖人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雖乾溢靡常而民無菜色奚術而然耶郊野縣都咸有委積以之賑乏隨在而足後世常平義倉得其意之遺矣何古人之則收實効後世用之則皆虛文耶發廩弛租一毫不靳者君也然推君之惠而致之民則非君之所能自爲也獨不觀漢事乎漢人之言曰方春和時群生滋茂而吾農甚苦其議除田租則是豐年猶除之也又曰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名之曰盜則是豐年猶禁之也漢人之顧念邦本整飭吏治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好惡之

意可謂深切較著矣然郡國之間饑民至相食而固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佩符共理乘傳觀察抑爲何事耶夫事迫切者乏宏規爲荒唐者鮮實用由是書生不達時宜之誚漸發於流俗之口曾不思當世之務不問之儒者將孰問耶是故願相與商畧之且移民就粟與夫載穀免傳令民植蕪菁與夫入粟拜爵或許留歲儲餘悉發糶或郡敢遏糶坐以違制是皆先代之所已行者也或請籍丁壯以爲兵或欲蠲征稅以通賈或請借他道常平之粟或欲復官田廣惠之倉是皆先正之所建明者也然今昔異時五方異俗智若流水日動不窮亦豈容膠柱哉伊欲上澤旁流無所壅閼使要荒如畿甸如堂皇吏稱其職民樂其生克然如五鳳黃龍之間豈無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績者邪其以平時澤物之規模勿遽勿迫著之于簡有司因得以占焉

禦戎

仰惟國家德歆于天誕受天命列聖重光卜歷萬祀而蠢彼韎韜干迷天紀妖焰燭于機搶腥氣昏于河洛乾坤爲之坱軋海嶽爲之震蕩翠龍旂鸞備及東吳日月緬貌駸駸百年間者神矛靈旗馳電舉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憤可保固宜布和成將帥植髮成干櫓指麾而虎兇作威感激而風雲變色俘名王馘狂酋獻之先廟使巢山駕海之徒狼燾烏章之長頓顙虎帳請

命悔罪然後宣暢皇靈灑平宿憤汎掃宮室脩謁園陵
陟華蓋於太微反雄都於古汴使華風扇于黑水和氣
塞乎堪輿凡戴髮含齒爲中國臣者疇不頌之而乃事
乖本圖重喪王畧卒徒倒戈不戰自奔邊方千里披攘
狼籍父子兄弟肝腦川流嗚呼豈繫天爲良由人謀謀
之不臧既往何悔伊欲國威寢伸扞圉雄固以雷雨洗
川澤以清冷釋寃戢務靖近患徐議後圖策將安出耶
區區宇文泰於師旅勞動吏民困弊之時猶能命所司
度宜制二十四條以便目前然則以今準昔所謂因時
適治者固當諉之勿問耶雖然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
時士大夫而不懷鄙夫失得之念則事幾了然矣不然
人或有取焉

學校

則周之宣王與其一時依乘風雲之佐由今望之豈真
若神人者孰爲巨孰爲細孰爲當先孰爲可後諸君有
思濟之心而無失得之累者其勿迂勿迫言之將上之
問四代之盛塾庠序學之制達之天下作人之効可知
已先漢有太常有太學而游學之路受業之地未詳也
後漢有辟廡有鴻都學而學官之課程生員之選試未
聞也唐人於太學之外有國子學又有四門學洪文館
學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然則里選
之與學校判而爲二矣天下之學既不盡興而取士又

不盡出於教育後世望太平之治宜其寥寥也國家肇
造之初首謁先聖以風海內於是老生彥士興起於深
山窮谷之中故州郡未立學而先有四書院大學之制
未備而先有湖學慶曆盛時始詔天下皆建學又取湖
學之法行之太學自嘉祐至于熙寧公卿大夫彬彬多
四科之秀論者歸功於湖學之作成而不及慶曆之建
學何也湖學之教人經義有齋治事有齋習之以盛服
危坐逸之以習射授壺容止進退望者不問而可知獨
其爲法則無傳焉當時既取以爲大學之式必不至於
闊疏不識熙豐之學法果出於湖學之規而不變歟自
三舍之行日繩學者於規繩之內而學官受金之訟至

興大獄爲衣冠之深耻昔者條約之疏而風俗自淳今
也防閑之周而士習益薄何耶元祐諸賢看詳貢舉條
制其間有欲改試爲課以變月書季攷之舊謂禮義之
地不當使之爭者其說果可行邪大觀再更學法用事
之人自以爲一道德同風俗而西蜀之賢者寧出於元
祐黨籍之門而不願就八行之舉又何耶自京師郡縣
莫不置學前日之書院既已荒蕪不治近世名卿大儒
乃稍訪求葺理以復承平之遺風使不以課試爲累而
得專心於講習既爲之規以示講學脩身之要又爲之
記以開游學嚮方之塗其意甚厚原遠末分居者未免
植門戶之私游者未免流餽餼之習豈書院之設特爲

學者自便之地又何以甚異於郡縣之學耶今又因諸老之講明以倣湖學之規模推湖學之教育以還書院之舊貫與夫慶曆熙豐之人才何爲而盛衰元祐熙寧崇觀之學制何爲而得失庶幾於科舉課試之外有所作興以洗漢唐之陋而髣髴鳶飛魚躍之遺其必有道矣願從諸君共圖之

監司郡守

問寓內提封萬里勢不能周故岳牧侯伯之制使內外相維統體不亂而後要荒如王畿王畿如堂陛上無不流之澤下無或壅之情聖人慮事周察治審萬世不能易也然炎漢初年責成郡國存問長老舉察廉孝悉以

屬之未聞乏事也乃元封以後使指勞午威震州郡守相輕賤至饑民相食而郡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所謂循行觀察抑何事邪孝宣興自閭閻深鑒前弊郡國歲上囚繫詔丞相御史課其殿最計簿具文詔御史案其不實部使者之職廢之否耶乃治行尤異增秩賜金便宜從事毋拘文法潁川渤海吏治彬彬不知其何以致此耶於赫我宋稽古建官閱班簿以擇監司置審官院以擇長吏監司責以廉按長吏責以牧養治體聯屬吏功較明卓乎三代之盛非偶然者而比歲頽風漫無法守燕集賂遺不禁行部之日時節互饋絡繹道途之間揆以人情寧復剗劾間一飛表莫匪褒章風憲當若是

耶身佩左符駕以朱轡視公帑若私儲謂燕飲爲政事以督賦屬縣爲勞能民冤莫言吏姦成市饑饉流離一不知問牧養當若是耶先正有言路擇一監司天下自治而或謂前古危亡之朝監司不察州州不卹縣縣不卹民故民怨於下相與爲盜而上不知卒以基禍然五鳳黃龍之間不煩部使者亦足以爲治何耶其稽徃古岳牧之制考漢人廢置之由酌先朝班簿審官之意條近世革弊之宜悉著于簡或有資於觀風者

任相

問代天惟君助君惟相宣天緯稷皇猷陶民極絜相責也顧不重歟故方論之也稽衆叶下上合下符以示其

不敢輕比得之也延置左右禮絕百僚以示其不敢慢既任之也披心腹一休戚都俞唯諾纖芥亡嫌以示其不敢疑蓋以爲不若是非所以重宗祧隆國體也是以道尊禹臯勛萃用昌德崇說且殷周用顯萃辰丕祚有自來者獨怪秦漢而下登進多途則選拔輕名稱不一則位壘損宴見不冠則名節壞甚者請死方聞而輒下廷尉者不恕責以吏事而災異策免者不倫成王畏相亡具甚矣而其間隨世以成功名史不乏書何耶唐祀三百謂非明君良敎扶持之力可乎而稽厥任人則憊然千載箴規朕失不可或離其相與之真似矣而退朝未幾怒形於色畫指書空憤語架甚何亟予亟奪若

是邪進見大臣官而不名其待遇之盛似矣而姦佞得志忠直見疎抑何文至實衰若是邪欲與宰相參決大事不欲以煩碎爲言若知大體者至奏除卽吏輒他顧不荅儻進退黜陟一不與聞則何者爲君相職業耶在君者姑置勿言而在臣者抑當自厲耳朝廷有政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則擇之不爲不審而姦人用事不時白奏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輒與平生論議相反何邪彼起自流人一歲至宰相者誠不足言顧乃有意誅宦官復河湟舉賢望翕然慰人心絕不類往進何邪論相以道德次人望次之而近代以還或由文藝或因勞功皆得以坐廟堂而號丞弼公餗旣覆身名擯落其何能敬成主德震懾姦心上弭天變下鎮物望哉雖然代未嘗乏才也天未嘗不欲平治也展經世之閎謨扶中天之景運躡前賢之軌範還盛古之流風則將何以邪唐人有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乃知亟進數罷誠治本也信斯言也則任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非邪果賢邪患其不久非人邪一日已甚然則久速之論孰從邪人主虛衿以求賢海寓饑渴而望治繇古然也盍相與茂明之

程端明公洛水

策問

六經疑難

問太史公有言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而六藝固
有未易考者姑言其大較焉晉太康初有得古書者惟
易爲備而無彖象文言杜預以爲聖人造之於魯猶未
播之遠國然漢世固已爲十二篇矣何耶古人之易卦
彖象爻各不相雜然則以彖象爻辭雜之卦中使古
易不復見者何耶書之所存五十八篇孰爲伏生之傳
孰爲隸定之書泰誓一篇伏生書乎壁中書乎史遷是

之孔氏非之宜各有見書有十體益稷以謨名可也多
士以誥名可也如旅獒君陳等篇命乎誥乎抑訓乎十
五國風之叙由來遠矣季札觀樂之時孔子尚幼然則
叙果誰定乎即其國風之善否本其國亡之先後其說
孰是序於詩大矣如江有汜殷武以爲非衛宏之所能
及至於言風雅之有變正與夫以關雎鵲巢而繫之二
南則又以爲非卜商之見然則序果誰作乎周官一書
已亡其一劉氏以考工足之儒者咸以爲非然則成王
在豐作周官果其書乎今攷其書建官之制耳而乃列
於禮經至於明堂一篇正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于天
下者乃不見之書又何邪禮記一書或謂成於孔門之
諸子又以爲戴聖雜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不
知果今之禮記邪中庸一篇似非禮經劉向得樂記宜
自爲書而又禮樂合爲一經何也聖人作春秋一用周
典而啖助以爲用夏爲本左氏親見筆削公穀皆出子
夏而論議不同乃如異師公穀既盛而左氏尚微鳳龔
諸人極力扶持猶不一振今左氏乃益顯而二家僅不
絕何邪或謂公孫固韓非撫文著書而鐸椒虞卿亦采
取刪拾不知果有得於聖人之意邪無曰六籍爛然家
傳人誦疑六籍固疑吾心也又無曰吾惟道而已他非
所泥則又幾於稊稗嘉穀者試相與細繹而根證之有
司得以祛宿疑焉

理財

問食貨之政前謀講之備矣唐虞而上姑置勿論三代以來固有可攷者漢人意度宏厚綱目闊疏七十年間廩庾盡滿充溢露積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夫賜租發爵使農愈勸若可以得粟耳顧錢亦至於不可校者何邪夫均輸平準各有令丞鐵官幹官並屬大農是固生財之道然其官乃不建於初年何邪有唐之興經常簡易之法爛然有叙方其盛時民物蕃息馬牛被野米斗之直至三四錢原其所自是固力本之餘功然不聞有錢少物輕之患何邪良法既壞理財之說寢興所謂鹽鐵轉運鑄錢括苗權利借商之事擾擾並起廼愈煩而愈

弊何邪自是而降調度益繁規摹日迫矣天厭昏代開我國家列聖相承比隆三代凡數百年來崎嶇苛細培克聚歛之政悉弛而不用至於三司使之置雖因舊制而其間深意所寓固有三焉造作軍器與夫土木之工河防之役盡得而主之且國家經費之大無過此三者而必命三司總之豈非使之得以制其出入而為制度者乎分天下之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集財賦隸之三司凡經費羨餘悉獻之夫三司雖尊位亞執政而無宰相黜陟之權故諸道使者有羨則獻無則已果可以不事損下而益上邪左藏內藏之儲人主不得知其數宰相不得侵其事惟三司實專之得非

不見其儲積之廣則侈心無自而生邪自王安石當國持冢宰制國用之說分三司之權立勸沮之法置旁通之簿凡前日祖宗微意一切不存不知安石之變更果何所見而然邪理財王者善政也無事則藉以制作無一日而可緩者其稽漢唐先後之由本朝公革之故與夫今日之所宜行者爲有司言之以備廟堂之采擇

弭盜救荒

問兵危事也毒民於一時者未足計貽禍於亡窮者爲甚慘蓋風塵一開狼子動心於是盜賊之變起怨氣干和歲事凶嗇於是饑饉之憂形是故君子於兵不敢易言之雖然鼠竊狗盜古所不免惟爲政者必有消弭之

術旱乾水溢天有定數而爲政者必當操其豐凶之權尹翁歸之爲右扶風也推迹盜賊無有遺脫而京師肅然畏其威嚴至龔遂則罷其捕逐惟務安之渤海之盜亦爲之止若猛若寬皆足以成功何耶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以之足斯民之用有餘也特有偏而不均之患耳富者庾滿則貧者甌空勢也於是均平之政生焉曰常平曰勸分曰由狹徙寬凡所以使之有豐而無凶損有餘以補不足皆王政之綱也乃者姦臣昏庸輕於稱兵洞丁邊民乘時嗷諄區區幾一飽耳而風起四野檄書狎至懦夫憤眊不知所爲荼毒黔黎空虛杼柚曾未聞有窺左足而先應諭片語而投兵者何邪旱暵螟蝗

頻年繼作瀕江人相噬而依山之人則煮草根啖之富
民閉糴饑殍盈野思昔淳熙壬寅民未甚病也而州縣
講求荒政若不暇給今不知幾倍壬寅矣而有司莫之
問焉比諭富民以時發粟直則無損也乃陽均其數陰
肆姦謾以罔其上曰某所置場也曰爲米若干也曰已
糶若干也曰官吏巡視已至某所也則皆空牘也場未
始置也粒米未始至其地也官吏未始識其面也州烏
乎知之部使者又烏乎知之爲富民者乃且因時射取
要厚直損衡量民方急食惟賈是聽所謂豐凶之權至
是在富民而不在公上矣伊欲廣公朝厚下之恩壽元
氣靈長之脉非州牧監司責乎酌寬猛之宜以平姦刻
核賑卹之實以活流殍寧無長術乎盍究言之抑以觀
通達世務之學

江淮形勢

問鄧艾見高山大澤輒指畫軍營李德裕籌邊樓之圖
山川尤爲詳備甚哉形勢險阻不可不宿講也立國於
東南無百二山河唯曰長江爲戶庭兩淮爲藩籬爾世
之熟於形勢者曰無淮則江單無江則淮寒唇齒相資
灼然不誣方鼎峙三分時吳奄江表魏據淮甸吳之君
臣不敢目望中原者無淮也南唐跨據江左尤重淮甸
歲當水淺戍守浸嚴今獨有淮東西爾可不垂意乎至
於大江之南地勢延袤可撓之地不勝其多扞禦之計

不勝其力備多則力分力分則勢弱有如大江之上流所以援兩淮而固長江者又豈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勢尤不容忽也然則宜如之何曰昔周世宗征淮旬諸將爭欲據險以邀之然則淮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果安在邪吳人聘魏魏問戍備幾何曰五千七百里又曰道遠何以爲固曰封疆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然則長江亦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又果安在邪今江淮重鎮宿元戎屯萬幕分疆畫守首尾相應宜無餘筭然時異事殊難以泥古風雨飄忽震迅眇不可齊恐未易以故迹尋也彼六朝遺論汎焉而未詳江淮表裏之篇詳焉而未精諸君慷慨功名且家于形勢上遊平時倚劍天外學派江上凡江淮數千里盡在指顧中取其便於時而切於事斷斷然可以日月計功者約其辭明其指爲有司言之勿徒以紙上陳迹爲對

歷代文章

問人文之盛宣賁國章譬諸五色祥雲與天爲瑞故攷世歷論治體每於一代之文得之若昔封禪之君厥有文字褒表盛觀崆峒誦堯衡山紀禹皇乎唐乎莫可載已六籍遺文不登聖人之筆者珉雕雕玉章章間出於史傳間令人動目獨恨遺逸三事悉出天漢而間編脫簡漫離其真于時諸儒固已閔惜今之所傳顧皆舊書

邪有如石鼓之歌千代傑作夫子西行果不到秦彼岐
陽之蒐乃成王爾今所傳七篇自邀車旣攻訖于天求
又是固張生所持者耶漢初最爲近古李陵一書氣幹
頗高類非近體而或者以爲齊梁之士所擬果何見而
云然耶當是時歌與樂章已有七言至五言特未也而
蘇武之作人以爲僞今所傳李詩自有鳥西南飛而下
凡七篇蘇詩自童童孤生竹而下凡二篇與蕭統所編
絕不相似然則以何爲是耶世有梁父吟一篇五言也
爲三士而作彼諸葛孔明抱膝而吟者是邪人言栢梁
體者七言也有似乎聯句彼漢武皇與一時廷臣登臺
而更倡者是邪宋玉諷釣二賦靡而能諫賈誼之賦早

雲董仲舒之對郊祀對雨雹帥有深致廼不見於二史
何邪班固載楊雄之作備矣至雄自叙以爲平生爲文
不解五經之訓惟得於輜軒之使奏籍之書於君平翁
孺爾如成都四壩銘龍骨詩三章乃雄少年立聲名者
而皆不錄何邪至於州箴如所謂世雖安平無敢逸豫
與其官箴所謂內不可以不省外不可以不清其詞藻
典麗意存規正真足以警一時而詔萬世者方之古作
孰可比肩乎唐韓文公古之人也其文古之文也而或
者猶病李漢不知其不當錄者爲何篇邪柳子厚欲興
西漢文章因吳武陵來爲出書數十篇不知所出者爲
何書耶李衛公謀議援古文章爾雅而卒不大明於世

陶淵明平生灑落自出天機閑情一賦人以比國風而
蕭統復律以揚雄諷一之義何所取據耶夫文以氣爲
主以意爲輔以詞爲衛彼所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
於筆端特其凡爾近時文弊具見廷申之奏則科舉之
習殆將一洗諸君汪洋學海舉翔翰林暇日評古借筋
於前數子必有取焉毋薄有司以爲不足語古

士風吏治國用民力

問古今之時不同而國體政條民生日用凡明君哲后
之所訪咨忠臣謀士之所獻納要之一日可行則百世
可守青編爛然何所不備舉而措之存乎其人安用耻
於祖襲而務爲新奇乎士貴乎博學也然則甲乙策試

開五十難與夫天子命題畀之有司不知昔人所以作
新文體者尚可行乎吏貴乎趨事也然則一縣合治上
下相司與夫中書宣指察其對義不知昔人所以嚴於
攷課者尚可用乎泐邊屯田講之熟矣特未有及乎內
地者然則州郡之間都督之府軍非臨敵且田且守不
知昔人建明規畫者亦可言乎以至士氣患乎未振也
近則有伸敢言之請彼慕古遠者高其論瞻文辭者去
其萃比之委賂納說荷檐吐竒由壺關以上言自南宮
而諷刺是則昔之人所以旁求直言者至矣應之者爲
何人國用患乎未通也近則有重緡錢之請彼龜貝既
寢緡錘專用克都內之金紹園府之職深功學之患難

輕重之權是則昔之人所以講明錢幣者至矣對之者
爲何策夫終畝不稅則國用靡湏百姓不足則惻隱深
慮不知昔之人所以博訪兼足者亦有良法乎深汰主
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不知昔之人所以
講求擇吏者亦有高論乎士風也吏治也國用也民力
也經國之務要不出此數者諸君行且克庭入奉大對
可不及此閒暇講明古人之問答以備聖時之采擇乎
况乎誦先聖之典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則
揮翰流離稱述世務使班揚韜筆伸舒結舌如晉人所
以告語庠序者願毋多遜

人才

問學者取友不足今世又將旁及千古故尚論古人學
者所先班孟堅人表之作規模閎深後之秉史筆者莫
能踵武世之君子蓋嘗病之彼其采撫百家網羅見聞
栢皇陸栗之君綠圖大填之佐登彙無餘其用力亦厯
矣然自明由曉升級至于隕丘受延禧此燧人四佐也
自金提主化俗至于陽侯爲江海此伏羲六臣也胡爲
遺而不錄耶黃帝諸臣如風后力牧伶倫岐伯之儔紀
載尤備然如天老掌教知命正俗地典受州五聖主道
與夫燧人之四佐伏羲之六臣者皆尤有功於斯世也
乃不得與封鉅諸公比何耶帝虞盛時分置八伯若伯
若棄若咎繇暨垂各主四時而羲和之後各以一人爲

之貳焉今所存者七伯而已冬伯之後實缺其一何耶
昔者歷山雷澤之游有友七人焉自雄陶以至靈甫凡
與爲七然尸子止載雄陶不載靈甫然則以何爲是邪
天下之士從吾夫子游者大半然亦有四友焉有六侍
焉其亦出於四科否漢高之興群龍雲附卓卓然絢繪
簡編動人觀聽者曰三傑曰十八侯而乃以三十一人
悉爲功臣何其盛邪三國鼎立爭致英豪而一時之士
多歸心焉今之所載者魏九人蜀四人吳七人而已抑
何其少耶世祖功臣三十二人而雲臺所圖僅取四七
以應列宿世之君子獨無一言何耶嗟乎功臣之士道
德之士悠悠千古浩如煙海不可枚數請復於洙泗終
焉史稱魯有八儒如子張氏爲諷諫之儒孟氏爲疏
之儒仲梁氏爲移風易俗之儒以至樂正氏爲屬辭比
事之儒公孫氏爲傳易之儒不知所謂八儒者果洙泗
從游之士乎願悉數之且以觀平日尊賢取友之志

史

問丘明既往班馬嗣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
卓乎無以議爲也後漢之書成於范曄不知與漢紀三
十篇同乎異乎三國有志成於陳壽不知與魏氏春秋
優乎劣乎東西二晉植國規摹與其人物風流豈無可
書彼生長東南不知中朝典故者固不勝其任而聞見
萃戎成敗者又復過自退避故雖著晉紀者號爲簡直

而作陽秋者稱爲良史今之所述亦有取於此耶由魏迄隋其間六代之史不滿人意迨至有唐嘗詔脩撰而涉歷累年訖無銓次彼陳叔達諸人各居權要無所稟承要當求有以一之可也乃奏停後魏而獨脩五代何邪諸史來上多所損益既爲序論又爲總論亦可謂全書矣不知所謂時稱良史者果皆簡正邪唐三百年屬筆非人逮歐陽文忠諸公積二十年之力乃成百六十七萬之言其不苟甚矣然八者之失二十條之疑猶未免議者之云云何耶日者史臣有請欲使涉筆史館者帥爲近程以速汗青之效是也竊謂史各有才難乎其選而昔人又謂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皆足以耀當年而垂後世然則甘泉從臣悉兼論譏家家果皆董狐人人果皆荀勗耶毋曰非吾事也不敢僭

講義

易議 三篇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凡十三卦之制器如神農之耒耜黃帝堯舜氏之衣裳無非以象而制之者也若夫生著立龜興神物以前民用者皆占也然則器也占也萬世之用備矣毋俟乎有言也惟言與動則君子之言行有國之政令樞機之所關理亂之所由天道

日新世變無窮悉寓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所以先哲之言易者獨於言動加詳焉蓋爲人君而不知易則太平何自而可致爲人臣而不知易則德業何由而可成嗚呼作易之聖人豈徒以知易望天下哉正以用易期來世耳曰乾元用九曰王用三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曰利用建侯行師曰利用涉大川諄諄然無非以用詔天下萬世雖然是特發凡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讀者又當知觸類之學也夫

易之爲書一名而三義具焉曰簡易以言其德也曰變易以言其氣也曰不易以言其位也曰德曰氣曰位名雖不同要皆所以爲道也若昔聖人闡先天之學而成

後天之書凡所以斡旋元化昭融天理紀綱人事罔不備具使爲人君者得之則可以宰制宇宙酬酢神明天地以之時叙民物以之順成爲人臣者得之則可以輔相彌縫弼成萬化進則盡忠正之節退則全廉靖之風脩身者得之則盡心養性不流於虛無遜世者得之則樂天知命不沮於憂患是故載之於簡編則無非實理施之於日用則皆有成效而後世學者乃率以空虛恍惚言之流弊之極至於淪爲異端嗜可懼也故不思龍出於河而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而十翼覃其用繇三皇歷五帝至于夏商周而後其書始克大備商瞿子木實受吾夫子之傳其後浸大以至于西都之王服京田

王同服生田

東都之荀劉馬鄭

荀爽劉表
馬融鄭玄

更相祖述源

流不絕至于魏之王弼集諸家之善得聖人之意故其注至于今不廢是以江右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莫能及之惜乎江南義疏十有餘家舛其本真流爲釋氏所以重發正觀間孔穎達之嘆也雖然易之爲道吾既聞之矣易作於伏羲也而乃以周言之何哉嘗觀易贊以爲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以艮爲首象山之出雲連而不絕也歸藏以坤爲首象地之包藏萬物也周易以乾爲首言其道之周普無所不備也茲一說也而世譜等書則又曰神農之號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之號一曰歸藏氏然則連山歸藏並以代

名則周易以周稱豈非易成於文王故題周以別商耶此易緯所以亦言因代以題周也歟雖然易之名吾得而聞之矣然則易果孰作又果孰成之耶嘗觀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故天應以鳥獸草木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孔安國馬融姚信王肅皆以爲然無復異說至於重易之人則諸儒之說不勝其異王輔嗣之徒以爲伏羲鄭玄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其言夏禹文王重卦者孔穎達以爲攷諸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取諸噬嗑之事由是言之其說不攻而自破至於言神農重卦者亦未爲得何者易之下係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造書契則是伏羲固已象夬而作書契矣又安得神農重卦而後有夬哉故重卦之人王弼以爲伏羲而孔穎達亦以王弼之說爲是然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夫子翼易所謂人更三聖其爲灼灼無疑矣至於由三畫而八卦自八卦而六位陰陽剛柔之理上下承乘之象所以廣大精微與天地並而三聖人之所以盡心垂世者俟入經隨卦言之此不悉具姑陳大端若是以與諸君共講明焉

易何爲而作乎曰有憂也何憂乎憂是道之不明也易何爲而重且翼乎曰有憂也何憂乎憂是道之不行也然則於何而見之曰慮是道之不明者其辭簡而嚴是道之不行者其詞詳而盡學者平其心定其慮取聖人之辭而玩之則聖人之心瞭然矣易曰伏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非伏羲氏之心主於明道乎是故三畫之學寂寥簡短而天人之緼悉備無遺此明道之體當然也至於文王夫子之時則夏商賢聖之君久矣不作禮廢樂壞道孤無主文王憂之故與閔天太顛太公望散宜生之徒講明體察斷然取易而重之其後文武成康之君相繼而作而又相之以周公召公畢公君陳然後世變風移道洽政治斯道得以大明至夫子之時則王迹浸熄詩聲日微而是道又絕

而不行矣夫子環眎當世之士如長沮桀溺傲世絕物
既不可與共斯道獨得一老聃彭祖而與之周旋藍田
呂氏謂老聃彭祖皆殷周之老成人計其得於殷周盛
時耳目所接淵源所漸所謂見而知之者固甚不淺而
吾夫子亦曰我老彭所以見其尊且信之意尤爲拳拳
也獨夫子猶以爲未也於是周流列國萃天下之士而
與之遊凡天理人情事物之變故悉以身體之至晚年
而後十翼出焉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有如十三
卦之說歷叙神農氏之所以用益用噬嗑黃帝堯舜氏
之所以用乾坤用渙用隨此言人君之用易而在上者
又言箕子之用晦顏子之用復此君子之用易而在下

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詞
詳其指深所以望當時至矣而當時之君未有能用之
者徒能私淑其徒而已矣按前史商瞿子木親受易於
聖人自是而後傳授不絕至于東西都之士然後以至
于王弼弼不得其真也而亦以注顯雖然商瞿子木以
後所謂傳授不絕者易之辭爾至於當時高第如曾顏
冉雍子思孟軻之後所謂得之於心行之於身今其遺
書如曾子十篇如中庸如孟軻之書卓然足以爲易之
羽翼者非史臣之所知也自秦而後更漢歷唐千百餘
年間不惟上之人無有用此易者然自王弼以後以至
于唐下之人亦莫有傳此易者江南義疏祖尚虛無蓋

至於唐僅得一孔穎達辨析音義頗爲當時所宗然至
於聖賢用心斯道大統彼固未之深及也宋興百年名
儒輩出胡安定得其用也邵康節得其數也程明道伊
川得其理也周濂溪得其體也張橫渠得其用也然後
易之道遂大明於天下善乎孔穎達之論曰聖人仰觀
俯察象天地而育群生兩施雲行効四時而生萬物若
行之而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
而五行亂詳味斯言則易果將有用乎抑亦徒作之而
已乎聖人於乾發明爲君之德者惟在剛健中正自強
不息於坤發明爲臣之義者惟在於直方正大至明九
卦之序則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凡以之盡心養性脩身

齊家之道無所不備焉使人君而用乾之義則天德行
剛健威權不至於下移紀綱不至於廢壞使爲人臣而
用坤之義則敬以直內決無有所謂諛說而欺君者義
以方外決無有所謂嗜進而苟得者爲士君子而用九
卦之義則履以和行謙以制禮損以窒慾困以處窮益
以裕德必如是然後可以謂之用易而易之道行矣國
家開設學校建立儒官凡月之朔必使之登席講書豈
徒爲文具哉講之而不明弗措也明之而不行弗措也
如其講之而不求其知知之而不求其行則又何以講
爲哉吾儕小人眇然其形蠢蠢林林雜在萬類之中饑
而欲食渴而欲飲亦何以異於凡百有生之類哉而其

所以師友千載陶冶萬物卓然自離於林林蠢蠢之中者惟曰禮義庶耻而已耳名節風操而已耳不然一日舍是則孟子所謂異於庶物者幾希矣可不畏哉可不謹哉朋友有志於易者幸相與講明而體察自夫用九卦之義以盡士君子之操他時推之事君則必能盡坤之義以爲名世之臣亦在勉之而已識者將於此乎觀焉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六終

